

北方文叢

高原短曲

周而復著



海 洋 書 屋 刊 行

切勿撕剪塗寫
愛護公共圖書



開 荒 篇

—

「開會哪，同志們，開生產會議哪……」
管理員提着一盞馬燈，順着山岩邊一條白線似的小道走過去，對每一個密洞這麼高聲地
叫道。

聲音傳到廚房時，伙伙同志正在洗着白洋鐵的小菜鍋，他把洗好的小菜鍋放在灶台上那
一個長長的小洞裏去，堆疊得頂齊整，像一座小橋；有一個擺得稍稍偏斜一點，他又拿下
來，從新排正。他退後一步，凝神看看：像鑒賞一件藝術品，找不出甚麼缺陷來，才心滿意

足地抓起圍裙揩揩手……

「伙伙同志，開會哪！」又是管理員的聲音，提高粗嘎的嗓子，向下面廚房裏嚷。

「來哪，來哪！」

他邊說着邊把大瓦盆子裏油膩的洗鍋水嘩啦一聲滑下山谷裏去，旋即就給岩邊的乾燥的黃泥土吸乾了。走回廚房，他嘴裏咕嚕着：

「又開什麼會，俺也不會說話，有什麼道理呢？」

每次開生活檢討會，或是別的什麼會議時，他總是拘謹地坐在桌子角上，托着太陽穴，默默地不說一句話。主席問到他的時候，就恭恭敬敬地彎彎腰，嚥着嘴，搖搖頭：

「俺沒啥意見，嗨嗨。」

望了廚房一眼，他走了出來，想起木勺子還擱在案板上呢，又走進去把它放到矮矮的大水桶裏，才解下圍裙，放在肩上，向救亡室走去。

星羣閃爍在山嶺上，像一張黑紙上綴滿了金粉。初春的晚風一陣陣掠過山頭，就滾下山麓的平原去了。

救亡室裏的長方桌上，放着一盞馬燈，四周擠滿了二十幾個工作同志，銳利的眼光都集

中在上面主席的身上。他在下沿的桌子角上坐了下來。主席報告過生產運動的意義是爲了克服經濟困難，幫助抗戰，減輕人民負擔，就報告總生產委員會給的任務：

「我們種九十六畝，一個人四畝。」

「我可以種五畝！」站在長桌旁邊的小鬼說，玩着手裏的那枝壞鋼筆。

「你種五畝太多了吧？」主席放慮到他底體力。

「不，我可以種，我從前在家裏種過地哩！」

「那種一百二十畝好了，大家的意見怎麼樣？」主席等候大家的意見。

「我同意。」從巴黎回來的李同志，首先說。

「同意。」全體的聲音。

記錄在紙上沙沙地記着。伙伙同志可默默地楞着，不言語。

「明天開荒了，伙伙同志！」主席底眼光掃到他滿是鬍鬚的臉上。

「俺沒啥意見。」他站起來，彎彎腰。

這句話，逗得大家都笑不攏嘴來。

「我們現在大家要生產，要開荒，幫助抗戰，你能種幾畝地呢？」

「俺……俺忙不過來嗎，二三十個人的伙食，還要挑水呢，……嘻嘻……」

「你一畝不種嗎？」

「沒有功夫嗎……二三十個人的伙食呢……」他心裏想：

——俺是伙伕，做飯的，也不是做莊稼的，種什麼地呢？這才奇怪呢！俺不種，種地不是有莊稼人嗎？

他是新從外面來的，起初講好的確是只限於做飯挑水的。主席於是又對他解釋一下生產運動的意義，和每一個人都須要抽出一點工作時間來種地，他種地的時候，大夥也要幫他燒飯的。他並不理會，只是嘻嘻着嘴，搖搖頭：

「俺忙不過來嗎，……俺要做飯呢……」

二

陝北的山，笨拙如龍鍾的老人，身上長滿了蒼鬱鬱的蔓草，像披上一身破舊的灰衣。山嶺上隆起高高的碉堡，露着爲風雨所侵蝕的殘礫，好似嬰兒的牙床，那是內戰時留下來的痕跡。山後襯出一碧如洗的晴天，益顯得山嶺蒼鬱了。

延河的水，在山麓下，饒舌地淙淙流着……

小鬼晃着細長的身影，手裏擎着一盒洋火，慢慢從蔓草裏爬到窖洞對面的山上，後面跟着一長串的十幾個工作同志，肩上擱着嶄新的掘頭，在強烈的陽光下，一閃一閃的發光。

小鬼第一個上了山，用手背拭去額上的汗珠，就蹲下去，一路劃着火柴。滿山的蔓草，頓時燃燒起來。山溝溝裏豎起一柱柱青烟，慢慢向上昇騰，一眨眼，給軟綿綿的春風吹得傾斜而四散了。青烟底下跳動着的是熊熊的野火，像一條活龍，順着風向，不可遏止地直往下爬。通紅的火舌，一跳一跳地舔着，蒼蒼的蔓草，餘留下來一塊塊燒焦了的黑絨絨的草根，給一股一股青青的濃烟遮蓋着……

青烟逐漸地消散了，山嶺露出光禿禿的頭。第一組同志舉起掘頭，一下一下對着柔馴如羊的泥土掘下去，一大塊一大塊連着草根的褐色的泥土，便翻過身來，潤澤的朝着一碧如洗的晴空。

小鬼也擰在人羣裏，吃力地舉起掘頭向土上開下去，沒一會功夫，那張小圓臉，便滲透出汗珠來。他一壁抹着汗，一壁鬧着。

「小鬼，休息一會吧，我看你吃不消的！」在巴黎生活過六年的李同志，扶着掘頭，笑

嘻嘻地望着他，用杭州腔這麼說。

「不，我一點也不吃力，爲什麼吃不消呢？——你才吃不消呢！」他抓着掘頭一舞一舞地更快起來，好像說，「你看看我的本領。」

「我們來比比看！」

「好，比比看！」

旁邊的人湊熱鬧地應聲道：

「對，對，對，對嗎！」

「時間到了！」看錶的同志忽地叫道。

躺在山坡上休息的第二組同志，頓時跑上去，腳後跟揚起一陣灰土，掘頭又有力地在空中舞着。

「你開的太淺了。」李同志指着小鬼開的地說。

小鬼的臉紅了。

李同志底手上，漸漸生出兩三個水泡來，——別看他瘦，他在巴黎唸書時候做過工，小鬼在他旁邊慢慢落到下面了。

走過草地爬過雪山的管理員，從城裏挑了一担蘿蔔回來，送進廚房去，出來用木勺子弄了一點涼水喝，見同志們已經在對面的山上開荒了，他也去找了一張掘頭擗到肩上，回過頭來，對伙伙同志說：

「你也要開開荒呀！」

「俺沒有功夫嗎……」他把瓦盆子裏的黃嫩嫩的小米指給管理員看，「現在不掏米，等一會就吃不到飯哩，嗨嗨！」

「你看，首長們不是也在山上開荒嗎？他們也有工作啊。一天總可以抽出兩三個鐘頭來……我們要自己生產，幫助抗戰啊，邊區個個都開荒，今年要開六十萬畝地哩，你真的連一畝地也不開嗎？」

「忙不過來嗎，——二三十個人的伙食哩！」

「抽出一點功夫來嗎，你看，連小鬼也種地呢！」管理員指着山坡上蠕動着的人羣說。

「俺……俺不是……」他差點要說出「俺不是來做莊稼的，開什麼荒呢。」可是再一想，又忍回去了。他低着頭，淘小米，不言語。

伙伙同志是一個固執而又嚙嚙的老人，雖然今年已是四十六歲的年紀了，可是還有着年

青小伙子底那股硬勁。兩個月以前，從中部縣到延安來，就是因爲受不了茶館老板的那一句話：「你不高興做，就走！」當天他就捲着行李，步行到延安來，找他底同鄉王春海了。老板因爲他爲人能幹，做事負責，臨行時，托人出來說情，挽留他，他却堅決地搖搖頭：

「俺高低不幹那！說出嘴的話，還能收回嗎？」

他被介紹到這兒來以後，除燒菜弄飯以外，什麼事也不做。可是他自己份內的事却弄得有條有理，一板一眼，到時候就開飯，從來沒有耽誤過。廚房裏的東西弄得頂乾淨，可不高興人隨便去挪動。有一次一個同志自己到鍋裏去剷鍋巴，他看見了，旋即臉上就變了色：

「同志們，不要自己動手，給俺來！」

他愛把鍋巴切得四四方方，一塊塊弄好，笑嘻嘻地捧着送出來分給每一個同志。在廚房裏要拿什麼東西，事先得徵求他底同意，回答是一個使你很滿意的字：「中！」如果不，是不能够動的。他決定了什麼，別人要想左右他的意志，那結果，一定是徒然。

管理員見他固執地閉着嘴，也就不再說下去，擰着擰頭，逕自走向對面的山上去了。

三天後的一個清晨，太陽還躲在山背後，沒有昇起來，山上浮蕩着薄薄的淡霧，如一片透明的輕紗，罩在高原上。伙伙同志挑着一担水，氣喘喘地從山下一步一步走上來，到半山腰，腿沉重地再也提不起來，便在霧中站下，臉蒼白，深深地嘆息了一聲：「哎……啣……」放下水桶，坐到小道邊巖石上休息下來了。

休息了一會，他又拍拍身上的灰塵，不在乎地站了起來。挑起水桶走了沒有兩步，冷汗從額角流下來，像一條條小溪，頭有點眩暈了。昨天晚上睡覺忘記關門，一夜的寒涼，竟使他混身的氣力都消逝了。

透過淡淡的乳白色的霧，李同志在上面看見他無力地坐在路上，連忙走下去，要同他挑上來，他却搖搖手：

「不，俺來，俺休息一會，昨天受了一點涼，嗨嗨……」

「我同你挑上去，不要緊，你休息一下吧……」

「這是俺的工作啊……俺來……休息一會就好哪……」

「不要緊的……」

李同志把水挑了上來，對他說：

「同志，你休息一天吧，……我今天來同你做飯……」

「不，俺來做，一點病，怕啥……」

他擎着斧頭到巖邊去砍木柴，預備做飯了。斧頭却有點不聽話，砍到木柴上去，總是不準，甚至砍到土裏去了。他額上滲透出黃豆大的汗珠，一粒粒地從臉上滾到土裏去。脚下輕飄飄的站不穩了，山巒在四周搖晃着。

管理員把他扶到炕上去，安慰道：

「你休息一天吧，飯我們來做，沒有關係的……」

「飯應派俺做的，你們還有別的工作呢。嗨嗨……」他坐在床上不安地望着李同志。

「不要緊的，你有病嗎，我們可以抽出一點時間來，工作要大家幫忙做，才做得好，等你病好了，再幫我們做好了……」

聽完李同志的話，他這才放了心：

「中。——對不起你們了，昨天晚上不小心，受了涼，嗨嗨。」

「你躺一會吧。」

「中！」可是他還是靠在牆上，浮起感激的微笑。

管理員挑着木桶，一晃一晃地下山挑水去了。李同志在案板底下拿起蘿蔔來切，總務科長聽說他走了，也跑來參加燒火，廚房裏亂哄哄的。

他慚愧地凝視着：

「對不起你們哪，就誤你們的工作哪……」

「不，工作大家做啊，你病了啊！」

「同志，」李同志邊切着蘿蔔，邊用着從前做羣衆運動時候的耐心說道，「工作要大家做的，大家幫忙才做的好。你病了，我們帮你忙，我們有事，你也好幫忙的……」

「中，能行！」

「比方我們軍隊在前方打日本鬼子，我們在後方也要工作幫忙啊……他們餓着肚子不能打戰啊，所以我們在後方要生產開荒哪。等你病好了，你也要種點地啊。」

「俺只管做飯嘛！」他喀喀地說。

「唉，做飯當然囉，像我們呢，也不是做莊稼的，我們也做飯，也種地哩。毛主席說，抗戰到了困難的時候，甚麼事都要自己來動手，自己種地，自己做衣服，克服困難，才能打走日本鬼子……」

「哦！」他無力地眯了眯眼睛，心裏想：真的，他們也不是做莊稼的啊，他們還幫我做飯呢：眼睛一楞，心裏又想起：這是他們的事啊，俺只管做飯，開什麼荒呢？他於是故做不知地望到別處去了，沒答腔。

李同志見他沒話說，切完了白蘿蔔，停下來說，「我們大家都種地呢！」

總務科長送了一把木柴到灶膛裏去，歪着一張鏟形的臉在吹火，朵朵的炊烟從竈洞裏左邊的烟囪口昇起來，飄浮在山嶺上。

灶台口冒出一股濃烟又弄得總務科長兩眼睜不開來，就連忙跑出去，迎着溫暖的春風，喚了一口氣，眼睛才慢慢睜開來，給烟薰得有點紅潤，像哭過一樣，用手帕擦了擦，走進去接着說：

「開荒還可以多發五毛錢的津貼呢，貼補鞋襪，今天財政廳來的通知……」

「這個月可以多發五毛錢了……」

「伙伙同志，你也開一點吧……」總務科長對他說。

「俺實在忙不過來嗎，要是有功夫，種上三五畝地算啥……」

「你一畝地也不種，人家還幫你做飯，你好意思嗎？」小鬼提着兩把洋鐵水壺走進來弄

水，聽見他的話，就忍不住斥責道，「這是革命工作啊，同志。」

「也不是俺請他們做的，他們自己要做的嗎，」他可火了，要起來做飯，給李同志攔住了：

「你有病啊，別理小鬼……」

小鬼輕蔑地望了他一眼，走出去了。

「俺從來不受人的閒氣，」他氣呼呼地說，「要不是生病……要不是……」他不安地想着：「這小子別神氣，俺要麼不開，開起來，哼……俺一個人不開地也不對啊，他們都開嗎。」表面上却還堅持着：「要是下功夫……忙不過來嗎……」

「是的，我們帮你忙啊……」李同志說，走過去倒一些菜油到鍋裏去，滋滋地發響，用鍋鏟鬧了鬧，騰起一陣淡淡的青烟。

驀地，伙伙同志跳下炕來說：

「油太多哪，同志，管理員說這個月的伙食超過哪，不叫多用……噲噲……油多一點，菜弄得好吃……可是……可是……」他的眼睛直盯着鍋裏的油。

李同志捧着瓦盆子走出去，洗蘿蔔，掉過頭來說：

「多一點，不要緊的……」

他「嘻」了一聲，偷偷摸摸弄了一點油倒回瓶子裏去，才駝着背，扶着案板，走到炕上去。

在廚房外面的一塊狹小的平地上，大家蹲着坐着吃飯。小鬼捧着碗進去，逕自跑到灶台那兒去拏鍋巴，給伙伙同志攔住了：

「等一等，小鬼，俺馬上弄好給你……」

小鬼堵着嘴出去了。

一會，伙伙同志彎着腰，走了出來，手裏托着一疊切得整齊的嫩黃的鍋巴，滿是鬚髯的臉上，閃着笑影，啞聲說道：

「勞動大家了，幫俺忙做飯，對不起你們，喀喀，送你們一點兒小禮物，噠噠……」他把手裏的鍋巴送到人羣裏來，「今天鍋巴蠻好哩，稀脆噴香的……喀喀……」

四

管理員從鄉下買了兩隻豬和十五隻雞回來，對伙伙同志說：

「以後賸下來的飯菜，不要倒掉了，留着餵豬……」

「中！」

他注視着在山岩邊踱來踱去的豬，烏鴉悠然地站在牠底背脊上閒眺，幾隻牡鷄像老太婆一樣的一篤一篤地走着尋食吃。他樂得閉不住嘴，鬚髭彷彿都笑得翹了起來。他走過去，蹲下來，烏鴉給嚇得飛了。他拍拍豬，豬也呼呼地向山下跑去。他喃喃地走回來：

「生產哪！」

他把昨天賸下來的小米飯倒在洗鍋水裏，向着滾去的豬，喊道！

「囉囉……囉囉……囉囉……」

兩隻豬叫着呼喚的聲音這邊來，把頭埋在豬水缸裏，呼呼地吃着。

開過晚飯後，他匆匆把傢具收拾好，就一個人擗着掘頭，獨自爬到對面的山上去了。他病後的第二天，總務科長叫通訊員到邊區醫院請個大夫來，同他看病，他在廚房裏聽見了，焦灼地喝道：

「總務科，總務科（註一），不要請醫生啊……」

總務科長走進去了：

「找個大夫來看看，吃兩劑藥就好了。」

「俺的病，從來不給大夫看，西醫看不好的，俺的病俺知道，俺有藥。剛才叫管理員給俺煮了一點薑湯，明天就好了。」

「請大夫看看，好的快些。」

「不，不見得，西醫只能治外科，俺不要看……」

「那末，通訊員你不要去，」總務科長站在廚房門口對通訊員說，旋即又把他那張鑿形的臉轉過來，「你要吃點什麼？」

「不，餓兩頓就好哪，總務科。」

「同你燒點水喝吧？」

「噫，噫，不要……等一會，叫管理員同我……」他用舌頭舔一舔乾燥的嘴唇。

「我同你燒是一樣的，不要緊……」他蹲到灶台下面去燒水，伙伙同志坐起來，靠在牆上，喝水。他也坐到炕上，同伙伙同志聊起天來了：

「你說，日本鬼子好不好？伙伙同志。」

「當然不好哪，還要問，總務科，你真是！」

「我們要不要把他打出中國去？」

「這還用說，一定要打他出去，不把他打出去，咱們沒好日子過啊。俺不是跟你說過，過幾個月，我想同秘書長說，叫他介紹我到火線上去，打日本。」

「你歲數有這麼大了，還是留在後方好了，後方也一樣可以打日本啊……」總務科長想起他剛來時所提出的要求。

伙伙同志迷惑了。

從他那驚異的眼光裏，可以看出他對這話的懷疑來。他一聲不響地楞着。總務科長又接着說下去：

「比方說，我們開荒，把糧食送給前方兵士，他們吃飽肚子，好打日本，也就是我們打日本啊，你說是不是？」

他思索着總務科長的話，「俺說他們爲什麼要開荒呢，原來是打日本啊，我以前還不信……」他慚愧於先前自己的不瞭解，臉上於是微微發紅了。可是他裝出很明白這個道理的神情說：

「俺知道，這當然哪。」

「那你爲什麼不開荒呢？」

他料想不到總務科長忽然會說出這樣一句有力的話來，驚愕地噤嚥着：

「這……這……」他有點氣憤了，「俺忙不過來嗎，總務科，你看二三十個人的伙食呢！」

「你開荒，我們有人幫你做飯，你看，大家都開荒，你一個人不開也不好啊……」

他暫時沒回答，仰起頭，凝視着窖洞在想：

——長天日子主人工，一個月做三十天工算完事，只要你們幫俺忙，做飯，有啥不可以呢！反正，一個人不能當兩個人用。

「那你們真的幫忙做飯嗎？」他懷疑地問。

「當然幫忙囉……」

「那能行，中！」

過了兩天，伙伙同志又健壯地工作着了。開過早飯，他悄悄地走進第六號窖洞，找生產委員會劉同志去了。

「劉同志，俺也要開荒……」

「你病了，還沒有好清呢！」劉同志驚詫地望着他。

「不，俺病好了，俺一個人不種地不對啊：俺開二畝，總務科長說，開荒打日本嘛！」

「對……那你明天參加大家開好了。」

他每天除了和大家一塊兒開地外，開過下午飯，就獨自一個人揸着掘頭，爬到對面的山上，悄悄開地，他要趕上先開的人。

嚓嚓……嚓嚓……嚓嚓……

一掘頭下去，大塊大塊的潮濕的泥土，連着草根滾下來了。他的鞋子全給泥土蓋住了。身上漸漸流出汗來，裏面的小褂涼冰冰的貼在身上，他氣喘喘地脫去外面的棉軍衣，把別在腰裏的羊骨煙袋抽出來，慢條斯理地抽了兩口，望着夕陽落到西山背後去了，一抹紫紅的晚霞劃過天空，映在山麓下延河裏，像血一樣，淙淙地流着。水聲響遍了平原，在山溝裏縈繞着。

他看看天色不早，快斷黑了，就連忙別上羊骨煙袋，對兩隻手心吐了一口唾沫，搓搓手，又拏起掘頭來：

「伙伙同志，不早了，可以休息了……」管理員站在窰洞門口，用最高音叫道。

他在山嶺上回過頭來：

「不，把這塊地開好了……」他指着脚下那塊凸出的地。

「明天再開吧……」

「不，生產嘛……」

他又舉起了掘頭……下山時，暮色的脚印已踏遍了高原的每一個角落，那從山頂上迤邐下來的小道，幾乎不可辨認了。

五

中央××部的緊急通知：

播種的時間快到了！

立即進行生產突擊！

現在到播種時，只有一月了，而各機關學校部隊的開荒種地的程度，除部隊及部分機關以外，其他還相差很遠。因此，決定于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五日為生產突擊時間……

大家於是捲入生產的激流里去了。

生產委員會規定三月二十日到二十七日爲生產突擊週，每天開荒八小時，一個星期全部完成。伙伙同志的工作呢，大家動手帮他忙：挑水措柴……每天兩個人值日做飯，燒水，送到山上去吃。中午，在山上吃過飯，在山上休息一小時再開。

救亡室里新貼上一幅畫：一隻飛機和一隻烏龜，旁邊還有一行小字——

同志們：

搶飛機坐啊，不要做烏龜！

快快加油開地，誰先突擊完成，

做勞動英雄！

從瀰漫着朝霧的清晨，一直到夕陽最後的餘輝吻着西山的頂尖時，窺對面的山嶺上，同志們弓着背，舉着掘頭，一下下對準采馴如羊的泥土：

嚓嚓……嚓嚓……嚓嚓……

三月二十六日的中午。

吃過上午飯，大家都把自己底疲乏的身子安置在山溝的陰涼處，蓋上灰色的軍衣，沉沉地入睡了。剎那間，山頭便洋溢出愉快的鼾聲。

生產委員會劉同志和總務科長並沒有休息，他們兩個人擎着一根細白的繩子，在量地。

「還不到十二畝地哪，」量地的劉同志，對總務科長說。

「唔，看這個樣子，今天突擊一下，可以完成了。」

「七天計劃，六天完成，」劉同志邊說着，邊擎出錶來看，自言自語地說，「還有六分鐘哪。」

一會，他擎出哨子來吹，一邊叫道：

「還有五分鐘，就要開始哪！」

同志們睡的正熟，從夢中給哨音驚醒了。一身的辛勞還沒有恢復，旋即揉揉眼睛，慢吞吞地站了起來。

「還有十一畝三分地了，同志們，今天突擊一下，就可以完成，明天就可以休息哪……

同志們加油啊……」劉同志鼓動大家。

「好，今天完成！」救亡室主任，是個四川女學生，她接着說。

「第一組和第二組比賽，好不好？」李同志提議。

「好！」

大家都興奮起來了：

「響應號召，搶飛機坐啊！」

「不要措烏龜啊！」

「好，看誰開得快！」

突擊開始了。一大片一大片泥土迅速地給翻過身來。

半點鐘還沒到，第二組的同志便跑過去等待接替了。每一個人都想拏到一把好掘頭。

山嶺上充滿了一片掘頭的聲音，滾下山谷裏去，四散開來，遠去了。山嶺上開的地一塊塊大了起來，燒焦了的蔓草的面積，逐漸逐漸縮小了。第一組和第二組輪流地開着。

伙伙同志拏起掘頭，一聲不響地在使勁開，一下下，閉着嘴，連氣也不喚一口。他兩旁的人都慢慢落到後面去了。他旁邊的第一組組長李同志趕上去，說道：

「你開的快啊……」

「不，這個歲數兒，不行哪，要是在從前，可不早就開完了……」他低着頭說。

「加油啊，你可以做勞動英雄呢，報紙上把你的名字登出來……」

「嗨嗨……」他笑了笑，手下却加速地快了起來。

嚓嚓……嚓嚓……嚓嚓……

下去休息的第二組同志，在山巖邊，由救亡室主任王筠，那個年青的女同志，領導唱起

歌來慰勞了：

開荒，

開荒，

前方的戰士要軍糧。

織布，

織布，

前方的戰士要衣褲。

大嫂嫂，

老爹爹，

丈夫娃你不要惦記他啊，

我們努力耕織，

不愁他們穿冷，

打敗鬼子好回家。

歌聲停止，旋即又歡呼道：

「第一組同志加油啊！」

掘頭有規律地閃動着。燒透了的黑越越的地，只騰下長方形的一小塊了。大家越來越起勁，掘頭越來越快了。伙伙同志那一長條快到頂了。

「伙伙同志突擊完成了！」李同志在嚓嚓的開地聲中，猛地這麼高聲叫道。

弓着背開地的和在山坡上休息的同志，一致地望着微笑的伙伙同志叫道：

「勞動英雄，烏啦……」

「勞動英雄，烏啦……」

「勞動英雄，伙伙同志……」

「伙伙同志，坐了飛機了！」

大家放下掘頭，嚓嚓的開地聲於是消逝，繼起的是雷樣的掌聲，響徹了山谷，淙淙的延水聲給蓋得聽不見了。

他站在山頂上，嘻着嘴，不言語，抽出別在腰裏的羊骨烟袋來，抽着。

「我們要超過計劃，繼續突擊啊，」生產委員劉同志在大家情緒高漲中，提出這樣一個號召。

「好，響應生產委員底號召！」大家異口同聲這麼高聲叫道。

大家又擎起手中的掘頭來……

一九三九，三月，二十五日，膚施，楊家嶺。

註一：總務科，是伙伙同志對總務科長的稱呼，他把「長」字省了。

播 種 篇

救亡室主任王筠同志每隔十來分鐘就從窯洞裏走出來，站在外面的平台上。她焦燥地瞭望着延河那邊山麓下的中央大禮堂：疎疎朗朗的星在濃密的夜色里閃着涼意的微弱的光芒，大禮堂里的燈光也像是星星，不過是比較更光耀一點。從禮堂裏不時迸發出熱烈的慶賀的掌聲，給晚來寒涼的山風帶到她底耳鼓裏，心裏更焦燥了：

——真是的，還不散會……

今天開生產突擊總結晚會，她想和生產委員劉同志一塊兒去參加的，可是沒有票子，只有在窯洞裏等待消息了。同志們都睡覺了，而且有的早已發出鼾聲，然而生產委員劉同志不回來，她閉不上眼睛，惦念着那一架紅色飛機：

——我們也許能夠得到呢，我們超過了百分之二十……：

她喃喃地凝視着斜對面山麓下的大禮堂。爲了想奪那一架紅色飛機，也就是爲了響應生產運動這個號召，她會向同志們做過許許多多的「政治工作」（註一），甚至至於犧牲了自己底些微的津貼，從兩塊半錢裏毫不吝嗇地拏出五毛錢來對同志們鼓勵道：

「同志們太辛苦了，今天又多開了七畝，我明天請客，五毛錢的，好不好？」

「好！」拏着掘頭在開地的同志都高聲地叫了起來。

「歡迎救亡室主任當主席（註二），我明天一定更出力氣……」李同志用他底杭州腔尖聲怪氣地叫道。爲了表示他說話底真實，手上的掘頭更一下緊一下地舞動着了，那揚起的灰土差一點迷住了他底眼睛。

「李同志，最近工作很積極，很好！」她用大人的口吻褒揚地這麼說了一句。

李同志聽到這一句讚美，像往常一樣地他忍不住閉着嘴笑了，幾乎笑出聲音來。他低低地對站在他旁邊的總務科長說：

「小伯母又誇讚我了。」他偷偷地望了她一眼。

「小伯母」是李同志給救亡室主任王筠同志起的一個並不帶惡意的綽號。王筠同志剛從

「抗大」畢業調到這兒來工作，她第一次主持生活檢討會的時候，就在同志們底腦海裏留下了一個難以泯滅的良好印象：從她底外表上看，最多不過十八九歲的樣子，實際上她只是十七歲；可是從她嘴裏所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那老練的程度和語氣來看，與她底年青的歲數是絕不相稱，是一個富有世故的四五十歲的中年人才能說出來的；比方有一次她在生活檢討會上批評李同志，就是這樣說：

「你自己既然知道錯誤，那就好了，列寧說：自己知道錯誤就等於改了一半。希望你把那一半再改正，那就更好了。」

於是小伯母的綽號，便自然而然地加到她底頭上來了。小伯母正像這兒其他的女同志一樣：矮矮的胖胖的，臉圓圓的，像一個蘋果。乍一看就好像沒有脖子；童化的頭髮分披在兩鬢和紅潤潤的兩個多肉的腮巴子上，中間黑烏烏的頭髮一直垂到眉毛上，顯得那一對藏着無限的智慧和聰敏的黑寶石一樣的眼睛，越發光耀的動人了。

她站在平台上，身上給寒冷的夜風吹得有點冷了，十多分鐘又過去了，證明這次她又失望了。她頹唐地走進去，山下傳來汪汪的狗吠聲，她心里想：

——這一次該要回來吧……

希望確實不會欺騙她。一會兒功夫，遠遠地便聽到劉同志底咳嗽聲了。她歡天喜地跳出去：一個黑影子慢慢從山坡上移動上來，等待不及他走上來，她就提高嗓子叫道：

「劉同志，你回來了嗎？」

那個氣喘喘地在山腰上「唔」了一聲。

「會開得怎麼樣？我們——」

劉同志一上來就被問了這麼一句，他是懂得這句話的意義的：並非問別的什麼事，而實實在在是指那一架紅色飛機究竟屬於那個了。他氣咻咻地並沒回答，雖然在夜色的靜流中不能够察看出他底面孔的表情來，但從那遲緩的態度上就可以知道事情有點不妙了，等她再一次急迫地追問時，他才做了這樣一個富有暗示性的答案：

「××他們超過了百分之六十二點三呢……」

「那我們第幾名呢？」

「第四名，不過主席報告時說我們土質好，挖地的方法也好，並且還做了許多宣傳工作，在生產中仍保證了工作任務的完成與學習上的聯系……」他望着她木瞪木瞪的失望樣子，就鼓勵地說道：「你在開荒中的積極，能够超過計劃完成任務以後，你的模範是起了很大的

作用的……」

「什麼模範不模範呢，飛機倒給人搶去了……」她懊喪地說，盯着對面山上開好的地出神。

靜靜的夜色，無聲地流着……大禮堂的燈光滅了，山下是一片迷茫。

「主席說這次的總結，還只是初步總結，離最後勝利的目標還很遠……落後的可不必灰心，應更加油的埋頭苦幹，努力追上去，爭取最後的勝利，到秋天看誰的收穫最多最好，那才是真正的勝利者：王筠同志，我們要加油追上去，明天就要開始播種了，我們要爭取最後勝利……」

「嗯」。她沈思地這麼應了一聲。她還是失望地惦念着那一架紅色飛機：不管有什麼任務和號召交給救亡室，她都能够保證勝利地完成，而且大都是超過計劃的。即使遇到什麼困難她都能够用她母校底「堅苦奮鬥優越犧牲」的傳統來克服。

清早，天才大亮不久，銀鈎似的殘月朦朧地掛在像海一樣的清空上，那飄浮在西山頂上的稀薄的片片白雲，恰如遼闊無邊的海上的一隻隻孤帆。生產委員劉同志披着棉大衣，抖擻地在窯洞外邊吹着哨子喊了：

「同志們，種菜哪！」

第五號窰洞里跳出一個女同志，穿着灰大衣，黑烏烏的頭髮給清寒的晨風吹得飄飄的。她用兩隻細嫩紅潤的小手做了一個筒筒，照在嘴上，提高了小嗓子活潑地應聲道：

「種菜哪，同志們，種菜哪！……」

聽到這樣尖銳的帶有顫動的音調的人，誰都知道叫的人是救亡室主任王筠，叫到後來，她底嗓子有點嘶啞了，精神也有點頹唐，沒精打采的。原來她底頭就有點痛，現在更痛了。

劉同志見她走出來叫了，便走回窰洞，預備好種籽了。等他把種籽預備好提着耙子出來時，平台上的人已站好了隊：擱着掘頭，提着水壺，預備得整整齊齊了。王筠站在隊伍的前面，正在和同志們談昨天的事情：

「……我們雖然沒奪到飛機，但是我們土質好，挖的方法好，……這次勝利不過是初步的，我們要爭取最後的勝利，我們要加油，保證秋收時收穫多，收穫好；那麼飛機依然是我們的，我們不要消極……」

小鬼高克立愁眉苦臉地望着手里的掘頭發楞；爲了爭取飛機，他曾出過最大的力量。失望的哀愁輕輕地打擊着幼小者的心苗。

「好，我們要加油，趕上去，……」小鬼在隊列後面高聲響應道：「看秋收……」

「對，對，對嗎！」

大家都釋然地笑開了。

浴着淡淡的晨光，人成單行，線似的彎彎曲曲迤邐地向山下走去，掘頭耙子在空中搖晃着……

菜地在二里地外的山麓下的一塊斜坡上，緊靠着延河邊：被開墾了的黑油油的生地，土已經打碎了，分出一畦一畦來，像是水彩畫的顏色盒子，畦之間貫穿好幾道水溝。山麓的石隙中間不斷地淌着泉水，那下面給抄了一個三尺來深的蓄水池，現在已蓄滿了一池了。

一隻彩色的野鴨躲在嫩綠的野草里覓食，見人來了，便驚慌地鼓起翅膀，卜卜地飛到山頂上去了。

生產委員劉同志放下耙子，把口袋里的種籽掏出來，望着大家的面孔，說：

「我來灌水，誰播種？」

「我來，我來……」像一個小蛙似的，王筠跳過來，把種籽接過去，「先種啥子，劉同志？」

「先種白菜好了……」

「我們種一點辣椒好不好？」除了甜食以外她如每一個四川人一樣，是最喜歡吃辣椒的。碰到甜食她固然要貪婪地吃個精光，而辣椒沒有呢，幾乎是不能夠吃飯的。有一次爲了吃下過多的「三不粘」（註三），弄得胃病復發了，一整天不能吃飯。可是再見甜食時也照樣貪饞地吃。

「先種白菜好了，從七月一號起每人只發二分錢的菜錢了，不先種菜到那個時候沒有菜吃，我可不管呀！」總務科長說話了：「辣椒也不是必需的……」

「我們平常吃辣椒也要錢買的，種一點嗎……」王筠底同鄉，那個叫做林明小鬼說。

可是王筠同志很快地改變了意見，只要是爲了大家的利益，她總是犧牲了自己底意見的：

「那麼先種白菜，等一會有地再少種一點辣椒好了……」

林明同志不高興地望着她，好像說：你這個傢伙怎麼忽然又改變了自己底意見呢？

劉同志在水地那兒點點頭，一邊說：

「你們把溝弄好，我灌水了……」

「等一等……」李同志把往下面流的溝口用土堵住了，同時在每一個畦上面開了一個小口，「好，灌吧！」

一些同志用掘頭把畦裏的泥土弄得更鬆軟一點……

倒進溝裏去的水像一條長蛇，在乾燥的溝裏搖擺着身子，敏捷地向前爬去，越爬越快，水勢也就大了。看着水，同志們都喜歡得笑了：

「來囉，來囉……」

決了堤似的，水沖進了第一個畦裏，馬上就散開了，浸濕了黑油油的鬆動的泥土，等到四面的土都均勻地成了泥漿，於是那個小口便堵上了，李同志又在第二個畦中間開了一個小口……

王筠同志把種籽放在飯碗裏，然後抓了一把，小心翼翼地，有秩序地一行一行地播到潮濕的泥土上去，雖然她從來未種過菜，手法上却相當熟練，歌聲從她底薄薄的嘴唇裏流出：

二月裏來呀好春光，

家家呀戶戶種田忙，

種瓜的得瓜呀種豆的收豆，

誰種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別的同志也順嘴接着唱起來，田野風味的歌聲於是飄揚在山麓上，延河的緩流配樂似地低低地潺潺着。銀鈎似的殘月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在高空消逝了。灰沉沉的天宇堆滿了棉絮似的雲塊，遲緩地臃腫地浮動着。在雲端的罅隙裏，透下淡淡的無力的陽光，映在延河裏，反射出一層薄薄的銀色的魚鱗樣的波光。波光逐漸大了，兩岸的野草也給風吹得站立不安，搖來擺去了。

王筠手裏的種籽給風吹得飄揚起來，落到畦以外去了。她惋惜地把飛到外邊的種籽揀起來，手放低了些，種籽不飛出去了，她一行一行地把種籽播下後，旋即總務科長他們在旁邊用鏟子撮起一鏟鏟的土來覆蓋上去……

風越吹越大，呼呼地一陣一陣賽跑似地滾過平原，地上的灰沙給捲起好幾丈高，浪潮似的。一陣風沙過去，平原上略為清朗一些，但旋即又捲起了一陣，接連地，凶猛地，呼呼地括着：山呀水呀，平原都捲入風沙裏去了——什麼也看不見，三四尺以內面對面的人都看不清楚了，全是沙。

王筠同志沒有穿棉大衣出來，那件單薄的棉衣，顯得不足以抵擋寒冷了。她冷得直打哆嗦，手也冷得舒展不自然，有點僵直了。可是菜還有好幾畦沒有種，生產委員怕同志們高漲

的情緒都爲這瘋狂了一樣的風沙吹得低落，建議地說：

「同志們，風這麼大，還是回去明天再種，還是今天種完？」

不過他自己還在一個勁地灌着水，他原先計劃今天把這一塊菜地弄完，明天得開始播種北面河邊那一塊了。現在水灌得差不多了，假如今天不種完，不但時間不經濟，而且也浪費了剛才所化的精力，他希望今天種完，然而風沙確實太大了。

唿唿的風沙裏馬上撞回了帶着寒冷的顫慄的迴聲：

「我提議我們今天把任務完成，反正地也沒有多少了，一點風沙算啥子，一會就會過去了，我們要克服困難，今天種完了，回去好預備後天的討論會，不然後天的討論會要開不成了……」說話的人把頭一揚，頭髮給吹得好像要跑了。

「我同意王筠同志的意見，一點風沙算什麼？」總務科長有一個怪脾氣，凡是人認爲危險吃力而不肯或不敢做的事情，他都第一個要去。他邊用掘頭把土弄鬆，邊堅強地這麼說。

「好，快點弄完了也好！」同志們也都興致勃勃地響應。

在風沙裏，大家屏住氣息，依然工作着……

王筠原先就有點頭痛，現在給風一吹，頭越發痛的發脹，漸漸的有點眩暈了，四面的山

彷彿在她的周圍打轉，而她的身子也支持不住寒冷的侵襲，雖然把腰裏的皮帶束得不能再緊了，身上也還是冷的打寒噤，時不時痙攣地抽搖一兩下。可是她還細心地播着種籽。

風沙漸漸小下去，平靜了。起伏如浪的山朗爽地呈現在眼前了，鋪着綠茵茵野草的曠野出現了，上面拂上一層薄薄的黃沙；彎彎曲曲的延河也清晰地看到了。同志們這時才發現王筠的臉蛋冷的已經發青，總務科長說：

「哎喲，王筠同志，你臉怎這樣發青了，身上冷是不是？我把大衣給你穿。」

「不，你不……不冷嗎？」她底牙齒冷的發抖，有點口吃了。

總務科長脫下大衣來披到她身上去，她還客氣地推辭：

「你不冷嗎？你……穿好了……」

「你穿上好了……」大家的聲音。

劉同志放下手裏的臉盆墊起脚尖，望着王筠說道：

「我看你先回去吧，小鬼，你送救亡室主任回去……」

小鬼放下手裏的耙子，一搖一擺地走過來，在半路上給她說回去了：

「我不回去，只有這一點地了，種好了回去……」

別人的勸解也終歸於無效。種播完後，她隨着大家一塊兒走去，可是腿不得動了，輕飄飄的，頭也昏昏沈沈的飄忽不定，要不是小鬼扶着，那在短短的二里地上不知道要跌上幾次了。她有一股倔強勁，什麼事情不但要弄的好，而且要辦到底，絕不甘心落在別人的後面的。上一個禮拜到三十里舖去揀樹苗回來種，同志們因為她身體比較差，叫她少揀一點，她却抵死也不肯：

「男同志女同志不是一樣的嗎，我為什麼要少揀？」

回來時，她底顫抖着的身子馬上就鑽進被窩裏去，劉同志同她蓋上了兩床被子，還是不能夠抵禦寒冷，於是又加上了一床厚厚的棉被，她底矮胖的身子感覺得沉重而呼吸有點吃力了。劉同志問她：

「好了嗎？」

「唔，好……了」她蒙在被頭裏的嘴喃喃地答道。忽然又伸出頭來說：「劉同志，還有一包沒種的辣椒籽在我的口袋裏，你拿去吧……」

「好，攔在這兒沒關係，好好睡一會兒……」

太陽躲到西山背後去的時候，她才醒過來，被濕漉漉的，衣服也濕漉漉的，粘貼着身子

潮膩膩的難受，渾身像是一下子減輕了八十磅，輕鬆得一些些力氣也沒有了，翻一個身都覺得有點兒費勁。頭倒清醒了一點，不過還有點眩暈。汗依然不斷地在涔涔地從肢體上滲透出來，像泡在水裏一樣。

同志們不斷地到窯洞來探望她的病，總務科長還自己下了一碗掛麵送上來，可是她吃不下去，就喝了一點湯，心裏發燒，嘴唇燒得有點焦了。

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她便五心煩燥地醒在床上。她無聊賴地注視着窯洞的糊着油光紙的窗戶：慢慢地發白了，開初還有點朦朦朧朧的灰白，到後來就清朗的大亮了。

一羣不知名的小鳥用嘹亮的嗓子在窗外吱吱喳喳地叫着……但一會就消逝了。

「同志們，種菜哪！」

熟稔的生產委員底叫嚷的聲浪激動了她底耳膜：她不安起來了——她想爬起來了，鼓起一股勇氣，滿不在乎地仰起身子來，眼前旋即是一陣黑，沮喪地又睡下了：

——早不生病，晚不生病，偏在這時候生病！鬼病有意同我「磨擦」！

外面的人已站好隊，擲着耙子什麼的，向山下走去了。隨着草鞋踏在堅實泥土上的輕捷的足音，她底心也跟着去了：

——她們爲什麼不來找我呢？嗯，這個時候要到了，劉同志一定又是去灌水，那水嘩嘩地流出來！滾出來……哪個播種呢？對啦！哪個播種呢？……

她孤寂地沉入沉思裏去了：楞着一對黑寶石的眼睛，迷惘地諦視着穹形的窖頂：覺得自己犯了什麼罪似的，睡在床上不能移動，她不寧靜地捶捶自己底胸口一下：

——該死的，這病，這病……

山麓下一塊塊的烏黑的菜地，直在她底腦筋裏打轉，像羅盤；什麼思念也沒有了，也不想吃飯，也不想喝水，只是想着山麓下那一塊菜地，那一塊菜地上的同志……

她側過身，想以睡覺來安靜一下自己不寧靜的心，可是任怎麼也睡不着。枕頭旁那一封八天以前寄來的家信，又誘惑地閃上她底眼簾：信上堆集着父親慈愛的掛念，和母親近於危險的病況，歸總一句話是叫她馬上回四川去。第一次讀到這信的時候，那一對黑寶石樣的眼睛裏盈滿了滾熱的液體，然而沒有人知道這回事，她打算好好寫封信回去，用她自己底話來說：「和父親做一點『統一戰線』的工作」，可是現在她主意突然又變了：

——母親身體那麼好，怎會生病呢？也不是三歲小孩子，還騙我嗎！又是那一套，我隨你怎麼說，也不回去，抗戰利益高於一切……

就好像父親站在她面前似的，她生氣地把信胡亂地塞到枕頭底下去，報復地使勁壓着它……

下午邊區醫院的醫生給請了來，診斷後，留下了六粒白色的藥片，小藥包上面註明着：「三次服，每次兩片，用開水吞下。」總務科長和生產委員劉同志提了一壺開水來，照應她吞下去後，預備走出去的時候，她像忽然記起一件什麼大事似的問道：

「劉同志，菜地種完了沒有？」

「種完了，你靜心休息一會吧，才吃藥……」

她無論如何都靜不下來：看他們走了，偷偷地把剩下的藥片又一片片吞下去。生怕別人知道，蒙着被頭，一聲不響地緊緊閉上了眼睛。

不適宜地吃下過量的藥片，並不會使她底身體如所期望的旋即恢復健康，却相反地更厲害起來：汗，一粒粒大黃豆樣的，大量地從肢體裏滲透出來，人虛弱的一低頭，就眩暈了，身上發寒，骨節如碎了似的絞痛。劉同志知道這麼回事的時候，帶着善意譴責的口吻，對她說，不應該把三次吃的藥片，一次吃完，她只有默默無言地玩着手里的滿是汗漬的手絹，怨艾地獨語着：

「誰知道呢？」

一直到第三天上午，她身上底骨痛才慢慢減去，精神也漸漸復原了，不過身上還缺少勁，下炕來走動了兩步還顯得吃力。她不知所以地坐着，一片愉快的歌聲給四月的山風頑皮地送進她底耳鼓里：

打鬼子的方法呀有多種，

在後方生產也是一樣，

今年要開荒呵二十萬垧，

比往年要多產三十萬担糧……

像一個魔鬼，歌聲誘惑地在她底耳邊蕩漾着：剛靜止下去，一會又飄浮上來。

她慢慢移動了病後的身子，站在窯洞的門口。同志又在對面山上「打土」了，最初不肯開荒的伙伙同志也夾在人羣當中，他手里拿着一個臉盆，從裏面抓起一把把金黃的小米種，微笑地向被開墾了的處女地上有規律地撒着，從左面撒過去，一會又從右邊撒過來。別的同

志肩並肩地用掘頭把大塊大塊晒得發白了的土打碎，於是撒下的金黃的種籽給蓋上去了。迅速地，望着在山腰上的人，一會便打到山頂上去了，揚起陣陣的塵土，在晨光中飛舞着。一班人打過去了，於是第二班人又上去換。那休息下來的人底嘴上，便飄發出疲勞後的愉快的歌聲：

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

多捐些五谷充軍糧……

歌聲如一劑嗎啡，使她聽到渾身都忽然彷彿生長出新的力量，興奮地走下云，在管理員屋裏找了一把掘頭，揷在肩上，順着山巖邊一條迤邐下去的S形傾斜小道走去，一點也不覺得累。走到山溝底下時，又順着一條蜿蜒上山的細長小道，慢慢地爬上去，爬到半山腰，感到有點吃力了，坐在蔓草里休息了一會，終於又上了山上。

同志們正在專心一意地打土：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隨着掘頭下去揚起陣陣的灰土，飄揚在晴朗的天空下。

當她走到已開的那片土地的邊緣時，首先被李同志發現了，他用杭州腔說道：

「咦，你怎麼也上來的，好了嗎？」

「好哪。」她挺着胸，裝出很精神的樣子。

躺在山坡上休息的劉同志，聽見她的聲音，旋即跳起來，撲撲身上底灰塵走過來驚愕地反問道：

「昨天晚上還不舒服哩，怎麼忽然好了呢，快點下去吧，這兒風大，才好一點，不要又受了涼。」

「不，真好了呢，你總不相信人的話……」她很生氣，向他把眉毛一揚。

一陣風把揚起的灰土吹過來，人們幾乎都給迷住了眼睛，臉全自然地轉過去。第二班的人，競賽般地向上去，只聽見卜卜的掘頭打在土上的聲音，快到山頂了。

「第一班預備，還有一分鐘哪！」坐在地上看錶的總務科長站起來說。

於是休息的人都站了起來，王筠也站了起來，拿着那把掘頭要隨大家上去。劉同志走過去，安慰地勸阻她：

「你的身體還沒好清，你今天不能打土……」

「不，我好了嗎，你不信我打給你看……」

「王筠同志也來了？」第二班的同志從山頂走下來齊聲地歡叫。

「小伯母的精神是好的，」這是李同志底杭州腔，聲音很低。

她微笑地向他們點點頭。

「王筠同志，你休息休息好了……」第一班同志上去接過掘頭來說。

「我好了嗎，可以打的，不要緊……」她還堅持着，祈求地望着劉同志。

「不行」，劉同志底口吻很堅決，但一想，頓時又和緩了一些，「要末，你在旁邊慰勞

我們好了，等於打土！」

「對嗎！」馬上得到林明的贊同。

「歡迎——王筠——同志——唱歌……」已經拿起掘頭來打土的一班同志，響應劉同志

底號召。

她沒言語，只是笑。

「你就在底下唱個歌吧！」劉同志追到上邊打土去了。

看着同志們那樣賣力氣，衣服都給汗浸濕了，她不打土，彷彿不甘心似的，她的眼睛閃着慚愧的光芒，她並沒有唱歌，拏起那一把掘頭，偷偷地走上去，跟在大家的後面，舉起掘頭，一下對準大塊的泥土打下去，發白了的土塊於是碎了，蓋上撒下去的種籽。

起初同志們直往上打去，還不在意，後來才看到了她。劉同志勸她下去，依然無效，看她精神還好，也沒說甚麼了。她原先怕被人知道，老是落在別的同志後面，現在却喜悅地趕上去，像一個小老鼠，直往上鑽，一眨眼，便走到隊伍前面去了。落下來的人旋即就加上了無比的勇氣，生怕掉隊，連忙攆上去，一大片需要十分鐘才能打完的地，不到八分鐘便打完了，而且打得很細，到了山頂又下來打第二塊……

「換班哪！」看時間的人在緊張中報告道。

第二班同志都上去了，她還是不肯下來。

「王筠同志換班了，要打等一會再打吧，」劉同志招呼。

「再打一班，我好幾天沒打了。」

她頭也不回地直往上打。雖然說是不累，可是大粒大粒晶瑩的汗珠如雨樣的從額角上落下來，弄得兩鬢烏黑黑的頭髮都浸濕了，貼在腮巴子上，潮得有點不舒服，慢慢掘頭變得沉

重起來，握在手裏有點不聽話，不能隨意指揮了。她底身子也似乎變了，有點輕飄飄的，身上的汗給風一吹，有點發寒……

她還是舞動着掘頭，不過很吃力，打下去，土也不會翻動了，只是分裂幾大塊，有時就如石頭一樣結實，一點也損壞不了。

她底頭有點脹，身子漸漸不支了，但別人趕到她前面去的時候，她又鼓起勁來，然而掘頭好像有百把斤重，舉不起來了，身子也有點搖晃不穩，頭脹得有如大了一倍，眼睛發黑，萬點金光在她面前閃爍着，閃爍着……到後來實在支持不下去了，身子一偏斜，便側在掘頭旁邊了……

「王筠同志！」在底下休息的人不約而同地高叫道，看他倒下去，大家全驚詫地向她跑去，她却甚麼也不知道了。

一九三九，六，廿九日，夜，楊家嶺。

註一：「政治工作」係借用，意思是鼓勵的工作。

註二：「當主席」即做主人的意思。

註三：「三不粘」係一種甜菜，用雞蛋黃，豬油及麵粉做成。名之由來，因既「不粘」碗，也「不粘」勺子，更「不粘」嘴也。

秋 收 篇

十月。

矯健的浸晨的陽光照着延河，水銀般閃爍着光的流水，激潑着兩岸的巖石和棕紅色的泥土。

延河邊翠綠的玉菱子，早染上淡淡的土黃，殘存在筆直的桿子上的玉菱子已稀疏了。可是葉子還很濃密，桿子上盤繞着豆角的脆弱的莖，那上面倒垂下青青的蛇秧一樣的豆角，凸出一粒粒堅實的豆子。被陽光晒得枯黃了的葉子有許多脫落了，死葉無聲地躺在露水浸濕了的泥土上。

玉菱子地裏時不時浮騰起一兩聲低微的咳嗽聲。

李同志佝僂着背，他底草鞋遲緩地在凌亂的死葉上移動，發出縷縷縷縷的音響，那一對慧黠的眼睛，探詢般地尋找着剩餘在玉菱子地裏的豆角，他用着在巴黎留學時的那一股少年的熱忱，像探求學問一樣的探求着豆角，在一叢倒折了的玉菱子桿子那兒，他又發見最後留在梗上的豆角，喜悅地摘了下來，放在懷裏，他胸前已經集了高高一堆的豆角，堆不下了，一彎腰，掉下幾根來，他拾起，想放進籬子編製的大笆斗裏面去，可是笆斗已不在原先的地方，不知移到那兒去了，他呼喚道：

「老劉，笆斗呢？」

「在我這兒呢。」

他穿過密密雜雜的玉菱子的桿子，朝着聲音的方向走去，笆斗在老劉那兒，他把懷中的豆角堆在笆斗的上面，不經心落了幾根在外面，自己並不會注意，就逕自走了。老劉的聲音叫住了他踏在浸濕的泥土上的脚步：

「老李，你看，又掉了好幾根在外面，做事情總是不小心，同志，要不得的啊……」

生產委員劉同志底直截了當的嚴詞的譴責，並不會引起李同志情感上的不滿，反而笑嘻嘻地掉轉過來拾起，放在笆斗上面。情感易於激動的李同志是了解劉同志底那付直心腸，和

這並不帶惡意的譴責，他是樂於接受，而且曾經讚美過劉同志底性格的美的（孝李總是站在美學的觀點上來評論他所遇的一切事物的）。有人在工作會議上批評劉同志是直心腸的人，首先舉起手來同意這意見的就是他。他又回到先前那一角落去摘豆角，但吃了將近一個半月的豆角，留在地裏的並不多。他們兩個人掃數把豆角摘完，兩手分開吱吱噓噓響着的玉麥子桿子，兩個人從地裏把豆角拾了出來。劉同志把堆在笆斗上面的豆角掙下來，遞給李同志，他一個人掙起那滿滿一斗的豆角來，兩手一舉，就放到頭頂上去，頂着走了。李同志手裏拿着三四斤豆角，不好意思地說：

「我來掙這個吧……」李同志指着頂在他頭上的笆斗。

「你……」他臉稍微轉過一點來，望着李同志骨格稜稜的身體，嘴上浮着輕視的微笑，說，「你，不行，不要客氣……」

李同志跟在他後面，眼光爲無邊際的黃橙橙的穀子所牽引去了，潮潤的晨風吹送過來一陣陣輕淡的穀子的清香，他游泳在往昔的記憶裏，想起巴黎郊外的像淡裝少女一樣的田野，不禁讚嘆地對劉同志說：

「你看，這垂着頭的穀穗，給風一吹，擺來擺去，多美啊！」他特別強調美這個字音。

「這次生產運動的收穫，可要得呢。全邊區開墾了——」劉同志牛頭不對馬嘴地答腔，他在想：總生產委員會做的總結報告的開墾的數目字。他的記憶力特別強，當會計三天不記賬，他能夠回想起來，一筆賬不漏地從新記起。這次數目字，想了一會，才想起來，「哦，開了一百萬零五萬五千八百三十四畝，超過了原定計劃四十五萬多畝，老李，你說，這要打多少糧食啊，……生產運動真不錯，剛開頭的時候，老李，我真不相信會有這樣的成績。」他嘴唇上浮起一個天真質樸的微笑。

李同志對自然美欣賞的熱忱的火花，落在水裏似的熄滅了。他不知道陝北的地一畝能打多少糧食，信口答道：

「總該有四五百萬担糧食吧！」

「還有菜呢？」

「唔。」

劉同志把一笆斗的豆角頂上山，脊背上已透出濕漉漉的汗水來了。他彷彿一點也不覺得累，輕輕地放在廚房前，舒徐地深深地換了一口氣，問伙伙同志最後這一次有多少斤豆角。伙伙同志的那一雙手就是一把絕好的秤，他平穩地把笆斗一托，試了試，他那一對能衡量出

分量來的眼光，致慮地凝視着笆斗，皺起眉頭，緊閉着嘴，準確地說出默算的斤兩：

「十三斤四兩。」接着是一個信賴於他自己這樣衡量輕重的滿足的微笑，「沒有錯，十三斤四兩」

「咱們地裏一共出了多少豆角？」生產委員劉同志關心地問，他要統計今年生產運動的收穫量。

「讓俺算算……」他數着手指，一會彎起來，一會伸開去，嘴裏咕嚕着幾斤幾兩，說，「嗯，三百六十五斤半……」伙伙同志是有名的統計家，每次同志們上山打柴摺回來，每人摺的斤數，和每天吃去小米多少，他都有絲毫不爽的字數，好像準備總務科長隨時的詢問一般。

「豆角吃光了，該吃地裏的蘿蔔了……還有土豆，——咱們種的菜，今年可吃不消呢，劉同志。」

伙伙同志自言自語地喃喃着。

他們兩個人在瞅着對面山上的金黃的穀子。老劉計算着把山上的糧食全打下來，他們這一伙食單位能够吃多少日子，這些糧食又值多少錢呢？就算他五塊錢一斗，好幾十担糧食……

他沒有精確地算出來，因為究竟能打多少糧食還得不到一個正確的數字，他對自己說：「這是一筆可驚的收入，這是一筆可驚的收入……」兩年的會計工作，使得他想起什麼事都聯系到收入和支出那上面去，他底瓦形的有稜角似的臉，為預見的收穫的歡喜而開朗起來了。但一會，微笑從他底臉上消失了，剩下來的是是靜靜的憂鬱，和淡淡的哀愁的表情，他想到長征經過那無邊無際綠茵茵的絨氈一樣的草地的時候，對自己低聲說：「那時候……咳……：要是有這樣好的莊稼打……該多好……我那根皮帶也不會吃掉了……」他惋惜地懷念那一根精緻結實的皮帶，他在戰場上所得的勝利品，禁不住把最後那一句，突然高聲說了出來。

「吃什麼皮帶的？」李同志正在想着米勒那一幅藏在法國美術館的收穫那張素描，為他突如其來的聲音所驚愕了，便注視着他底挹鬱的臉面。

「沒什麼」他自己也發覺兀自突然說出那句話的可笑來了，腴腆地解釋道，「我說是從前過草地的時候……」

「哦，老劉，我們也該打糧食了，你看穀穗長得那麼飽滿，」他指着山上在晨風裏起伏着的一片燦黃的穀子。

「還早呢。」

「誰說還早，教導大隊，抗大，他們不是已經開始收割了嗎？」

「老李，談美學我不懂，這個你不懂呢。總生產委員會的同志來檢查過了，說是我們這穀子還得等個十天八天才能收割呢，我們種籽下的遲，不能比教導大隊他們……」

「要是在黃昏時收割，多美，簡直是一幅米勒的素描。」

「又是美的哪。」劉同志諷刺地仿效着李同志的口吻說，然後晃着他那付矮壯如「冬瓜段兒」的身裁，順着白線似的平台逕自走去。在半道上他掉過頭來，眯起深藏在濃眉下面的細小的眼睛，向李同志拋過一個帶着嘲弄的微笑，旋即倏然地邁起精赤的厚板皮的腳牙，像一條灰色的松鼠一樣，敏捷地跳進了第六號窰洞。

劉同志翻開淡青色的梅花圖案的講義夾子，又從新拿出昨天晚上造好的十一月的預算表來復看了一遍，用算盤核算了一下總數，算對了以後，他底粗大的有力的手指停留在算盤珠上，攷慮着購買一架舊的電話機的支出，財政廳是否會批准：

「只要三十六塊錢，便宜貨呢。」

他又從一疊賬簿中找出上個月的決算表來，兩個總數一對：下一個月的預算要比上一個月的少三分之一哩。他於是很有把握地估計這一筆必需的支出是一定可以批准的，但一想到

上個月財政廳的通知：「……爲節流開源，增強抗戰經濟起見，自下月起，各機關學校辦公費，一律照原數一半預算……」剛才的不容懷疑的信心，有點靠不住了。他幾乎要勾去這一筆，記起主任三天以前給他底指示：「電話機還是要列在下個月的預算裏，也許可以批准，沒有電話，很多事情不方便，開個會，通知起來，麻煩的很。……」於是這一筆支出，依然保存在預算表上了。他把預算表收起來，從李昂節諾夫的政治經濟學裏抽出三張折疊得挺整齊的秀麗的牛乳色的洋信箋來，那上面有着一道道銀色的行格，耀眼地發着光輝，他底筆寫完了「英強同志」這四個字，便在信箋上徬徨起來，不知道怎樣開頭來表露他底衷心的熱望和燃燒着的情誼，只是盯着信箋發楞。

一陣急忙的腳音落在門外，文書林明一頭鑽進六號的窰洞裏來，氣喘喘地叫了一聲：

「老劉……」

他好像預備許多話要給老劉談，但一看見老劉底驚訝的面孔，堆積在嘴邊的話語，潮水似的退落了，訥訥地說不出一句話來，奇異地望着老劉那一隻緊緊按在漂亮信箋上的粗厚的手掌，隔了許久，才嚙嚙地說：

「我想給你商量一件事……」

「甚麼事？」

「我想……我想跟你借點津貼……」

他直是搖頭。

「我底牙膏用完了，手巾也……也破得不能用了……我只借一塊錢津貼……」林明一口氣說出來，等待他答應。

「牙膏不用也可以，現在要節流開源，我還有牙粉呢，你要，拿點去……」

「我不跟別人說，」他以為不借給他，是怕別人也來借，使得做會計的人不好對付。

「那也不行，同志，再過十天就發津貼了，你一借，大家來借，那還行，我從來不借津貼……」他從獅子牌的牙粉裏倒出了一些，包好遞給林明，一點商量的餘地也沒有了。

林明的熱望碰在劉同志底言語的鐵石上，他底臉上瀰漫着燃燒般的羞媿的紅暈。他的眼睛又瞥到觸目的嶄新的信箋時，才把他從困窘的狀態裏解救了出來，鬆快地嘲笑道：

「老劉，寫情書吧？我看看，嗨嗨……」

「沒有，沒有……」他底粗厚的手按緊了寫好的那個墨水沒乾的字，一抹，筆跡模糊，毛茸茸的了，慌亂地露出一個「英」字來，被林明同志看見，他勝利地高聲叫着，一蹦一跳

地走了出去。留下一個不可解脫的難堪的表情浮在劉同志底面孔上。他尷尬地盯着消失在窰洞外面的林明底修長的身影，沒奈何地折起信箋，又夾到政治經濟學裏去了。

劉同志曾和總務科長訂了一個條約：在抗戰勝利結束以前，大家都不談戀愛。要是誰違反了條約，就必須要請客。他想總務科長一定要請客的，但星期六又碰到英強以後，這種自信並不如從前那麼堅強了。然而他想，通一通信，實際上並不違反條約的基本精神的。給林明一叫出，又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了。

總務科長和李同志聽見林明底叫喊，都跑了進來，但給他堅決否認了。救亡室主任王筠同志進來，也沒探出真實的情況，空着兩隻手回去了。晚上，他撕去那一張寫了四個字的信箋，從此，好幾天提不起筆來去寫，主要的固然是由於林明給他公開了這個秘密，但生產的事情隨着穀穗的飽滿和堅實，逐漸地忙碌起來，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他常常說：「那個慢慢再談吧，工作要緊哩……」

下午飯以後，窰洞外的平台上聚集着所有的工作人員，在進行秋收動員大會了。

「我今天講兩個問題……」主席劉同志說。

李同志很驚奇地碰碰王筠同志底胳膊：

「喂，今天他怎麼就講兩個問題呢？」

「咳，真是的。」

劉同志每一次開會，不管有什麼事，也不論有多少事，他都綜合起來，不多不少，總歸是三個問題。這一次却例外了。

主席劉同志報告邊區各部門生產情形，接着講秋收是今年生產運動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最後勝利的時候，說完了這兩個問題，他又說：

「我還有一個問題……」

李同志和王筠同志都抿着嘴笑了，同時說：

「還是三個問題。」

主席號召同志們以高度的熱忱來進行這一工作，在同志們響應的掌聲中結束了他底簡短有力的講話。掌聲平息下去，主席從焦黃的南瓜籐子那兒又站起來，以刺激的語句，向大夥挑戰：

「我們要組織一個秋收突擊隊，選取一些有經驗的，強壯的同志來組成，發揚我們光榮的傳統，以突擊的精神，完成這個工作，希望同志們自動報名參加，擔任光榮的突擊

「真……」

「我報名參加……」

大家的眼睛在搜索首先報名的這個人：是坐在王筠同志後面的總務科長，他舉着黧黑的手。王筠同志一對藏着無限智慧和聰明的眼光碰上主席的眼光，她也站了起來，舉起細嫩紅潤的小手，用尖細的嗓音叫道：

「我也參加，算我一個……」

劉同志出神地望着她底纖細的手指，不信任地搖搖頭：

「你可不够資格，你不行。」

「哪個不够資格？」

「你看看你的胳膊！」

「我開荒不比你少。」

「不要又病了，這事不要勉強，各人的體力有關係，你不要參加突擊隊，和別人一塊收割，也可以當上突擊員的榮譽的。」

「我看，我也可以嗎……」她底態度顯然軟弱下去了。

「想想播種的時候，你那一場大病，現在身體還沒有復元，又要蠻幹了……」
她這才不堅持下去，悻悻地低下了頭。

「甚麼叫做土地隊呢？」伙伙同志低聲問李同志。

「不是土地隊，叫做突——擊——隊，」李同志給他猛一問，一時幾乎回答不上來，想了想，說，「突擊隊就是有勁的人，打莊稼有經驗的人，組織起來，很快地打下莊稼來……」

「應悔，這個啊……」他領悟地點點頭。

「你可以參加，你打穀子一定很好……」李同志伸出大姆指來，在他面前晃了晃。他站了起來：

「我參個加……」

劉同志記上他底名字。

王筠同志不滿意地掃了劉同志一眼，狠命地抓了一把土，緊握在小手心裏，然後忿忿地把它攪碎在平台上，揚起一陣輕微的塵土，她連忙怨艾地掩上自己底鼻子。但是灰土嗆了李同志的嗓子，他笑嘻嘻地打了她一巴掌，她冷冰冰地睬也不睬他。又有三個人參加突擊隊，

主席也參加了，最後報名參加的人，不要了，人數够啦。大家選劉同志當突擊隊隊長。其餘的同志組織了三個小隊，大家推出了自己底小隊長。由於鐮刀的限制，從羣衆那兒借來的只有十一把，每一個同志不能夠拿到一把，一個小隊又分成三組，輪流地担任收割，捆紮，和運輸。

第二天早晨，大家吃過飯，帶着鐮刀和扁担，順着彎彎扭扭的巖石邊的小道，向對面的山上進發了。

成片熟透了的大串的穀穗，黃橙橙的，在山的斜坡上，倒垂了頭，豐潤的顆粒展耀在秋天的陽光裏。太陽，從遙遠的起伏的山巒背後昇了起來，地裏被蒸發出一片白濛濛的煙霧，在遠遠近近的山谷裏昇騰起來。遠遠望見延河邊疎落的村子，青黝的磚窖的頂上，升起一柱柱淡淡的青煙，浮蕩在黃濁濁的穀田上。

混身閃耀着健康過剩的劉同志，他穿着一身黃卡機布的工裝，手裏緊握着鐮刀柄，赤着脚牙，拍達拍達地領着秋收的行列上了對面的山，他的步子又大又快，當他到山坡上，站在水溝那兒的時候，後面十幾個人還落在好幾十步以外的半山腰裏，氣喘喘地往上爬。他把臨近山道的三片長長的穀子地分派給三個小隊的隊長：

「你們收割這三片地，一隊一片地，看誰割得快，不要亂割，順着次序來，割好了，捆起來，由運輸組送到打穀場上去，我們要響應總生產委員會的號召：『不失顆粒』，——我和他們到上面那一片地去突擊……」

他領着突擊隊到上面去了。他底煽動的語句在下面三隊同志們底心田上引起了競爭的火焰，第一小隊隊長李同志，他首先以英勇的姿態向第二第三隊提出了挑戰：

「第二第三隊的同志們，你們有沒有勇氣和我們比賽？」

回答是一聲響亮的轟雷：

「有!!!」

這巨響揮襲了救亡室主任王筠同志，她為大家擺出挑戰的陣容：

「看那一隊割得快，搯的多，並且要保證做到不損失一粒穀子，而且要有經常性，一直到晚上，請老劉評判……」

「我們要打垮他們！」李同志對他們的隊員鼓舞道，心裏想，「小伯母那個身體還比賽哩，真虧她……」

「那不成問題！」第一隊的隊員很有把握說。

「不要吹牛，動手做吧。看看人家突擊隊已經割了很多……」第三隊的林明同志，指着上面的人說。

他們無聲地彎下腰來，用左手順着穀穗下面的細細的桿子一把抓在手裏，鐮刀志志的幾下，就把這一把穀子完全割下來，放在地上，一小堆一小堆集起來。倒垂了頭的穀子，像戰場上被機關槍掃倒的士兵似的，成排成排寂寂倒下去。割的人一步步趕上去，他們背的穀堆慢慢高了起來。別的同志解下了自己的綁腿，一束一束地紮了起來，運輸隊用扁担挑起，輸送到山對面平台上比較廣闊的一片打穀場上去了。在半道上，下山坡的時候，從林明的脊背上搖落下一陣雨點一樣的金黃的穀粒，別的運輸員在山溝裏也散落了一些，王筠同志在上面瞅見了，猛的高聲叫道：

「哎喲，你看，撒了這一地的穀子，是那一隊的？」

運輸隊沒有人答腔。

山上的人都轉過白皙的臉子來，向下面瞅了瞅，嘆惜地說：

「真是的，誰弄的這一地穀子，是自己的血汗啊……」

「那一隊的？」大家關心地焦急地問。

「是的，是我，」林明低沉而負罪的聲調從山谷裏浮上來，他狠狠地掉過頭來，望着上面，打算放下背上的穀子去檢，但又恐放下會撒下更多的穀子，便臉紅紅的踏着凌亂的土塊和石子，走上對面的山上去了。他回轉來的時候，屈着背，在赭黃的道上拾起一粒粒穀子，掬在手心裏。李同志看清楚了是他，弓着背在掇拾，他想起了米勒的那一幅「拾穗」，「真是一幅圖畫啊！」他默默地這樣說。李同志看不是自己隊上的人掉的，他尖着嗓子叫道：

「第三隊要揩烏龜了，損失了穀子……」

「誰損失了穀子？」林明彎着腰不服氣地質問。

「誰，就是你呀。」

「我不是在揀嗎？保證一粒不損失……」

「那誰知道你損失不損失，反正撒了許多……」

「你們隊上的人也在山溝裏撒了一些。」

「誰說的？我們都揀起來了……」後面上來的同志竭力地聲辯。

「不要光說話了，看以後的成績吧……」王筠同志底話結束了他們的紛爭。

突擊隊隊長劉同志迅速地割穀子，穀子一排排敗兵似的潰退下去，他底精赤的脚牙就在

殘留的穀穗中間跳躍過去，浸透全身的汗，給風一吹，使他感到沁入心腑的涼爽，太陽晒着他袒露到肋節的手臂，脊背，腳，一會又流出汗來。他望着下面的穀子，他們已經打下半了，焦灼地鼓動他們道：

「同志們，我們突擊隊要是趕不上他們，可要不得呢，你看他們——我們要加油啊！」

「中！」這是伙伙同志的粗嘎的聲音，「咱們一定要趕過他們，不在乎，這片地，算個啥，……」他底手飛舞般地攏着穀子，鐮刀也特別賣勁似的，發出愉快的恣恣的音響。

「實行『掃蕩政策』，『格殺勿論』……」總務科長的鐮刀也快了起來。

「這是新戰術！」劉同志突出到他們底前面去了，只聽見鐮刀犀利的割在穀桿上的沙沙聲，朝着前面挺進，他歡喜地叫道，「我這個是『中央突破』……」

他旁邊的伙伙同志却不慌不忙，像是割得很慢，但是一大把一大把的穀子，從他底手中放到穀堆上去，割得比誰都多，動作却那樣慢條斯理。劉同志雖然在他底前面，但割的面積沒有他大。突擊隊很快地割完那一大片的穀子，劉同志伸直了微微酸痛的腰，仰起頭來，對着正在他頭上的羊毛般的雲朵喚了一口氣：

「同志們，休息一會吧！」他走下去，俯視着下面的那三塊小地，還有着三分之一的穀

子沒有割完。

突擊隊首先割完上面那一大片穀子，興奮了下面三隊的同志們，正在捆紮着的穀子的王筠同志，她指揮着運輸隊和捆紮的同志，共同唱着歌子來慰勞突擊隊了：

延水青，延水黃，

家家戶戶秋收忙，

秋收吧，秋收吧，

男女老少喜洋洋……

他們剛唱完了，劉同志在上面對五個突擊隊員問道：

「好不好？」

「好！」五個人的聲音。

「妙不妙？」

「妙！」又是五個人的聲音。

「再來一個要不要？」

「要！」還是五個人的聲音。

接着是一陣歡迎和要求的掌聲。

王筠同志只好接受他們的要求。她用尖銳的顫抖的聲音唱出一句歌來，十多個不同的遒勁有力的聲音，又從頭合唱起這一句歌來，歌聲愉快地從山坡上浮蕩下去，它是由十多個聲音的力推送着，像一個驕傲的天使似的，浮在黃亮亮的穀田上，向淙淙的延河而去，終於消逝在延河那邊的山丘里。繼起的是鐮刀的琅璫聲，和恣恣的割穀聲，他們又到了一大片澄黃的穀子前面，大家都湮沒在共同勞動的海里了。

一大片一大片黃橙橙的穀子被割下來，留在濕潤的土地上的星羅棋布的穀渣，山坡和山頂剝光了衣服似的光蕩蕩的，閃着夕陽的餘暉。他們休息下來，濡濕的纏結的頭髮黏着人的前額，背和胸膛弄得很髒而又潤濕。

三個隊的比赛，經過劉同志周詳的分析和徵求大家的意見，第一隊奪了飛機，第三隊却攆了一個大烏龜回去。整整一天的勞動，在他們身上，除了興奮和快樂以外，再也沒有留下什麼痕跡了。

接連幾天的勞動，秋收突擊完成了。所有的穀子都運到打穀場上。

在平台的打穀場上，同志們都在那兒看，把穀子擺得齊齊整整的，滿意的微笑滑過同志們的臉面。劉同志檢了兩顆最結實飽滿的穀子，他捏着毛茸茸的穀穗，拏到第六號窖洞里去，平放在桌子上，出神地盯着它，靜靜地笑了，混身浸透了喜悅：

「我們的穀子，一般的說，長的可要得呢，只有個別的——個別的『落後份子』長的不好，」他撫摩着桌子上的穀穗，說，「這個又大，又結實，拏它做標本，送到第二屆農業展覽會上去，一定可以得獎，一定的。」

「我們的穀子，長的比『抗大』的好，」李同志走進來接着說，「××學校長的也沒有我們好，和他們比賽，一定是第一。我們真的送去展覽嗎？」

「有什麼不可以呢……」

「我們那南瓜也要留一個大的才好，一塊送去展覽……我們南瓜長的有一種健康有力的美……靠在救亡室那邊那個最大的南瓜是我種的……」

「誰說的？是王筠種的，她天天澆水才長的這麼大……」

「是我播的種籽啊……」

「什麼王筠？」王筠同志跨進來，掃了屋里一眼，看見劉同志那兩顆穀子交叉地掛在牆上，她忽然叫了起來，「我也要去弄兩個……」

「不要去，我這個是預備送到第二屆農業展覽會上去的……」

「哦，」她省悟地應了一聲，「我們要不要留下明年的種籽？」

「當然要留，明年還要生產呢……」

「我去弄去……」

「現在還不要，等打穀的時候再留也不遲，你這個傢伙辦事情總是性急，什麼事做起來都莽里莽撞的，不在乎……」劉同志不客氣指責她，「今天的秋收晚會準備了沒有？吃過晚飯就要開始了。」

「糟糕，」她伸出紅膩膩的小舌頭來，頓時，一陣旋風似的退了回去，一邊說，「晚會的節目還沒有搞齊呢。」她到林明的窯洞里去了，商量今天晚上的節目。

晚飯後，一個簡單但充滿了愉快的秋收晚會，在救亡室里開始了。劉同志告訴他們一個勝利消息：今年的生產運動總結，據總生產委員會的估計，他們這一單位，在直屬機關當中，可能從第四名升到第二名，即使爭取不到第二名，第三名是穩的了。這消息引起全場哄

然的掌聲，繼續五六分鐘，然後，預定的游藝節目就開始了……

一九四零年，平山，陳家院。

警 犬 班 長

—

嚓的一聲，汪班長劃了一根洋火，第三次燒掉了信紙。他從抽屜裏又抽出一張古雅的信紙來，上面印着一個黃色的周鼎，他拿起一支三義上羊毫的毛筆，很熟練地寫下去：

健庵仁兄足下惠鑒故鄉分袂修焉三載

頃奉

華翰環誦之餘不勝愧對然弟……

寫到這兒，便又像剛才一樣，筆就在周鼎的右上端躊躇起來。他左手托着太陽穴，一對

深思的眼光，凝視着端正的周鼎，筆尖懸空的畫了無數的小圓圈，還是寫不下去，面孔直是發熱。他並不是文思枯竭，也不是什麼字一時想不出來，而是在考慮一個嚴重的決定。這時已是半夜，雖然屋子裏只有他一個人，他總覺得有許多人在監視他，並且在指責他。健庵來信希望他過去，他也希望過去，可是經他一思索，問題就多了：聽說那邊生活很苦，整天游來游去，像他這樣一直在舒適環境裏生活慣了的人是受不了的。那邊真實的情形，他也不很了然。何況他一走，豈不是連累了那三家保他的親戚朋友嗎？他在這邊自己以為也不像別人那樣爲非做歹，糟塌人民，對良心是說得過去的。想到這兒，心裏又坦然起來了。他竭力思索怎樣在老朋友面前爲自己辯護，慢慢接着寫下去：

然弟雖身在曹營而心實在漢寧爲蘇武不爲李陵此足告慰故人也待

時機一至卽如命前來而遂宿願目前如蒙差使願效犬馬之勞……

他很得意自己底措辭和這種果斷的決定。這樣他既可以在這邊生活下去，又可以拉着那邊，以防萬一。緊皺的眉頭，和臉上頹然的媿色，慢慢散開去了。但一想到每天爲誰做事情呢？他那一隻心愛的枯諾（註一）在保衛誰呢？自己無從解說了。好像有誰在指着罵他似

的，白皙臉上，那一對稀稀的長眉又湊在一塊兒去了。他聽見外邊響起輕微的脚步聲，連忙把信藏在一份偽「新民報」下面去。

「允中，十二點都快打了，你還不來睡！」太太從對面臥室裏走來，在門外邊，柔和地叫他。

「你睡你的，我也不是小孩子，睡覺也不會，要你來叫！」

太太無辜碰了一個釘子，悻悻地走了。他把信拏出來，封好，小心地藏到牆壁上一幅錦製「柳浪聞鶯」的鏡框後面。

二

汪允中和趙健庵從前在平綏路××站警務股服務，是拜把弟兄。「七七」事變，當平綏路因戰事斷了，南口還沒失守的時候，他們兩個人便一同逃回北平，變成了沒有職業的平民居住下來。不到一個月，趙健庵覺得在城裏終不是出路，隨着幾個同事，從西郊走了。汪允中給老婆兒女絆住了腳，沒走掉；一點可憐的積蓄，不到半年就化光了，只能靠着典當來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在借貸和典當都沒有辦法的狼狽情況之下，有些無恥的朋友私下勸他，

出來大小找個事做。最初他是用沉默來表示拒絕，到後來，窮得叮叮噹噹地響了，不僅是一天吃不上一頓飽飯，連身邊也沒有一件可以走出門的衣服了。妻子成天價嘀咕，加上朋友們再三慫恿，就放上警犬訓練班了。他在當時以爲幫助訓練警犬，混碗飯吃，算不得是漢奸，經三家連環保，才算進去了。他底日文本來有點根底，對警犬也有些愛好和了解，一看講義就大半明白了，在數十個學生當中，他是傑出的一個。第三個月就被調出來幫助訓練學生。第一期學生畢業，日籍訓練官調到津浦線上，他便補上了班長和訓練官底缺，一個月掙一百六十元的偽聯合票。他們這一班裏共有二十三隻警犬，日本顧問鈴木正三的一隻是德國狼種，是他姐姐在德國的時候，一個德國朋友送給她的。姐姐從小把牠抱大起來的，牠對任何日本女人都不下口。鈴木正三到中國來，便一直養在身邊，是班裏傑出的一隻。然而牠還比不上汪允中底枯維，牠底身子高大，披着一身油光滑亮黑黃黑黃的細毛，嘴又長又大，滿嘴犀利的牙齒，既長且尖，小刀似的，帶着一股殺氣；一對眼睛比烏鴉還要黑，像是兩盞小電燈似的，閃閃發光；耳朵很挺，如同豎在腦袋上一般，尾巴像狼尾一樣，以四十五度的角度垂下，後梢微微蹺起，肚子很瘦，腿可蠻長，特別是前腿比後腿更高。牠站在那兒，誰看到了沒有一個不悚然懼怕的，也沒有一個不愛慕的，蹺起大姆指來，誇牠一句：「真是一條好警

犬！一牠不管什麼人都咬，就連鈴木正三也得離他遠遠的，只有望到汪允中，牠便獻媚的在他底面前搖搖尾巴，戲弄地向他身上撲着玩。汪允中每天親自給牠喂牛乳，牛肉，骨頭，和大米飯，不准任何人碰牠，可是誰也不敢動牠。

由於游擊隊給平漢線上的敵人以很大的威脅。鐵路，公路，和電線經常不知不覺地便斷了，使得敵人底交通脈膊時時麻痺，而陷入於愁悶的停滯狀態裏。警犬班被派到平漢線上來，住在王京車站，夜晚用警犬來担任那一帶的警戒。附近車站警備隊需要警犬時，汪班長就帶着警犬去。兩年前從西郊出走的趙健庵，現在已是西邊抗日根據地的定縣縣佐公署的縣佐了。縣佐公署離王京車站很近，趙縣佐得到警犬班調來的情報以後，又詳細調查了一下，各方面的消息證明班長汪允中確確實實就是他底把兄弟。他就寫了一封長信給汪班長，歡迎他過去參加抗日工作。他得到這一封信，一直苦惱了三天，才算覆了那一封信，連他自己也不相信那些話是出於他底心腑的。他自己說：

「我，我有什麼辦法呢。我自己爲生活陷下泥坑裏去，現在可拔不起腿來了啊！」

一個學生在門上用手指嘖嘖敲了兩下，聽見汪班長在裏面招呼的聲音，便掀起雪白的門帘走進來，畢恭畢敬地站着說：

「汪班長，牛肉早煮好了，咱們底都喂過了，你底枯諾——」

「知道了。」

「你要是沒功夫，還是咱們給您——」學生諂媚地徵求他底意見，想乘機會巴結班長一下，很卑賤地在等着對方點一點頭，或者是哼一聲。

「知道了，就得啦，去吧。」他很不高興，用煩悶的眼光把學生送出了門，旋即就無精打睬地倒在深藍色的沙發裏，出神地望着乳白色的屋頂。

妻子堆下一臉笑容，坐到他旁邊去，想打開他底煩悶，問道：

「允中，我說，你這兩天好像有什麼心事，老是鎖着眉頭，今天枯諾你也不管了。」

「別管我，我沒心事，我有什麼心事。」他猛的站了起來，兩隻手背起，在屋子裏踱着方步，冷笑了一聲，說：「這樣的生活還不氣服嗎？有什麼心事？別管我，沒有你們，我就好了。」

妻子摸不着頭腦：「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不懂，你給我喂枯羅去。」

「你不是不准人動枯羅嗎？怎麼今天叫我喂呢？我可不敢去！」

「叫你去，你就去，喂牠飯，牠不會咬你的。」

妻子是一匹柔馴的小貓，她每天的工作日程，就是如何使丈夫生活過得舒適愉快，只要他一不高興，叫她幹什麼，她馬上便去幹什麼了。她懂事地走了。

晚上，滿圓的月亮從車站東邊的柳樹梢上露出淡青的顏面來，靜幽幽地照着冷寂的月台。汪允中帶着枯羅，習慣地出去了。他底皮鞋在月台士門汀的地上，發出清脆的音響，清澈的月光照着他 and 枯羅，一高一矮的影子一晃一晃的。他照例走進警備隊長室，商量今天晚上把警犬着重在那一方面撤出去，担任警戒。

汪班長出去還不到二十分鐘，鈴木正三顧問，便趁着這個空隙，像一個小偷似的，輕輕地溜進屋來。汪太太聽見房門嗚吱一聲，掉過頭來，望見鈴木正三那一雙燃燒着淫慾的凸出的眼睛，悚然站了起來：

「鈴木顧問，你找汪班長嗎？他到站上去了。」

「我知道：他到警備隊長……」他興奮得吃吃地說不上話來。

她知道鈴木是一個著名的淫棍，站上的中國婦女，大部分都被他姦淫過了。最近，當汪

班長出去的時候，他總是來胡纏，但都被她巧妙地打發走了。這次看他那付神情，斷定不幸的事要降臨到她的頭上，嚇得她的紅潤的臉龐霜一樣的蒼白了。她以顫抖的聲音問：

「那你有什麼事？」

鈴木嘻嘻地笑着，眼光死死地盯着她聳起的隱在蘋菓綠蔬布後面的乳峯，一屁股做在她旁邊去。她旋即迅速地退到牆角落去，壓抑着湧起的憤怒，氣喘喘地說：

「天不早了，沒什麼事，請鈴木顧問回府上去吧！」

但是鈴木顧問穩穩地坐在那兒，彷彿今晚就不準備回去，要住下來的神情。他從「國防色」協和服的口袋裏，掏出賊亮的銀製的烟盒，抽出一隻前門牌的烟捲，點起，悠閒地抽着，向她的臉上，吐去一個一個乳白色的烟圈……

清涼的月光，透過碎花格的窗戶射進屋子來，舖滿了一地。屋子里靜靜地誰也不吭聲。四面八方傳來汪汪的狗吠聲，帶着一種恐怖和威脅，浮蕩在夜空中。她猜想準是游擊隊來襲擊車站了吧，心頭不禁高興起來。但一聽又沒有槍聲，希望的熱情冷下去了，她指着外邊說：

「外邊狗叫的這麼厲害，別是出了什麼事？」

他一動不動地仍然坐在那兒。

她看鈴木一隻烟捲快抽完了，就哀求地說道：

「汪班長快回來了，你走吧。」

他盛氣凌人地說：

「汪班長，汪班長，回來怎麼樣？你們吃的都是『皇軍』的飯，……」他摘下嘴上的烟蒂，啪的一聲，扔在地上，猛的跑過她面前去，像一匹餓狼似的，貪婪地抱着她的身子，壓得她透不過氣來。他使勁地要把她抱到沙發上去。她看樣子是掙脫不出他的手了。就低低地說道：

「你別這樣性急，讓我去關了大門，再……」

鈴木一鬆手，她便像飛出籠的小鳥，沖了出去。她跑得那樣快，使鈴木生了疑心，馬上跟着去，可是已來不及了，她跑到隔壁鄰居家藏了起來。他在門口守候了許久，一陣陣夜來的涼風撲着他發熱的面頰，慢慢清醒過來，知道今天晚上是沒有一線希望了，他恨恨地望了汪班長的大門兩眼，懷着不久要來重重報復的心情，懶散地走去。

她在鄰居家聽見胡同里響起熟習的脚步聲，知道允中回來了，才回到自己的家里。允中

臉上意外地閃着得意的微笑，兩片薄薄的嘴唇間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來，在電燈光下發着光輝。枯羅例外地也跟他回來了，曲着兩隻後腿，懂事地蹲在門外邊。允中看她神情慌里慌張，好像出了什麼事的樣子，望了她一眼，就詫異地問道：

「你看你，頭髮像稻草似的，衣服也皺成這個樣子，你上那兒去了？」

她一楞，吃驚地望了望自己，撲撲皺摺的蘋菓綠的麻布旗袍，理了理頭髮，她想把剛才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他，但一種女性的羞澀，使她的話語停留在嘴邊沒說出來，旋即裝着若無其事，平靜地說：

「等你半天沒回來，我倦了，打了一會盹，把衣服都弄皺了，我還沒注意呢。——你以後晚上早點回來。」

「你晚上等門等累了嗎？」

「不——」

「那你爲什麼要我早回來呢，——我的工作就在晚上呢。」

「不爲什麼，」她怕允中看出破綻來，改口道，「是有點累……」

她怕允中問下去，看見枯羅搖着尾巴在允中小腿肚里擦來擦去，便岔開道：

「今兒個，枯羅怎麼這麼早回來了？」

枯羅平時在鐵路上警戒，要拂曉的時候才回來呢。

「啊，今天我可樂極了，快三年啦，沒這麼樂過！」

「怎麼回事？」

「嗨，我真想不到華北還有這麼多八路軍，……」

「你看見了嗎？」

「可不是！」他於是告訴她，他一到站上，和警備隊長山崎馨之助談了沒多久，山崎馨之助就帶一班日軍坐上裝甲車，查路去了。沒到十分鐘便回來了，所有的人都上了車站西邊的堡壘里。汪允中也跟着上去了，機槍和小砲全支上了，旋即車站上的燈滅了，準備八路軍突然的襲擊。警備隊長在堡壘里用望遠鏡吃驚地向外邊望去，擎着鏡子的兩隻手直打顫，往日的兇暴從他臉上消逝，現在則露出緊張和畏怯的神情，汪允中好奇地借過望遠鏡來一看：冷清清的月光把田野照得像袒露在白晝下一般，遠遠的平原上擁上來數不清的人，蠕動着，像一條巨大無比的黑蟒似的，橫過發着光亮的鐵軌，向西邊的山岳地帶蜿蜒地走過去。他眼前閃上一道喜悅的光亮，但被壓抑在內心里，不敢讓它表露出來。他把望遠鏡遞還給警備隊

長，逗弄地問他，這是些什麼人。警備隊長告訴他，這是山里的軍隊。他又問道，爲什麼不去打呢？警備隊長從耳根子紅起來，不好意思地說，隊伍太多了，打不了。說到這兒，汪允中伸出三個手指來說：

「足足過了三個鐘頭，還沒過清。」

「報上不是說，華北沒有八路軍了嗎？」

「別聽他們的胡說，今天晚上，我親眼就看見了，至少過了四五團人。三〇五的貨車，四七一的客車，都停在站上，沒敢開過去。秀惠，你沒看見他們那股胆小勁呢。都躲在堡壘里，連頭也不敢抬。山崎太太帶着小孩子都藏到地道里去了。我真想不到在這個地方，我親眼看到這麼多中國隊伍。打平綏路上下來，快有三年了，沒看見一個中國兵。」他陷入到沉思的狂歡里，噙着嘴，報復地說，「哼，我算知道了，山崎鈴木的氣也受不了多久，看這情形，日本在中國也站不住。」

「是的啊，」秀惠自己永遠沒有主見的，不管什麼事，總是附和丈夫底意見的，并且不露痕跡，找出同意的根據來，「我聽站上的工人說，西邊山里中國隊伍可多着呢！到時候叫山崎鈴木够瞧的。」

他想起前兩天託人帶出去轉給趙健庵的信，覺得上面措辭有些不妥當，嘴里不由地講出來，「該到哪。」

「什麼該到哪？」

「沒什麼，我說隊伍該到西邊山里了。不知道西邊山里的情形怎麼樣，秀惠，要是咱們也到西邊去，你說怎麼樣？」

她吃了一驚，楞着兩隻眼睛，不同意地問：

「到西邊去？」

允中反問道：「你不情願嗎？」

「不，只要你肯去，我有什麼不願意的呢，——真的去嗎？」

「誰說的？」允中彷彿怕別人曉得他的秘密似的，有點虛心，肯定的說，「不過這麼說說，沒誰要去的。」

「對嗎，沒誰要去。」

四

汪班長接連五六天悶在家里，站上看不見他底蹤跡，就連鈴木顧問底麻將局上，也看不見這位熱心的參加者了。一出門他就感覺到外邊的人，都在暗暗地笑他，偷偷地罵他。他坐在家里，把那一件新從北平做來的國防色協和服脫掉，換上一身掉了色的灰色法蘭絨西裝。他覺得這比穿那身漢奸標誌的服裝要舒服得多，一到晚上他就忙起來，每天不得不厭煩地照例走到警備隊長底屋里，去聽候他所厭惡的人底吩咐。這天夜里，他帶着六條警犬，陪着山崎馨之助查路去了。回來的時候，已打過了一點，裝甲車上却多了一個老鄉，警備隊長把他叫做「土匪」。這是他們查道的時候，遠在他們前面的枯羅咬住的人。那個人被咬傷了左腿的小腿肚，無力地躺在軌道旁邊。聽見警犬的叫喚，裝甲車上的人趕來捉住的。他們一看：鐵路像一條打斷的長蛇，東一段，西一段，七零八落的，斷了的鐵軌和枕木都沒有了，鐵路兩旁鬆鬆的泥土上，有無數的錯亂的脚印，顯然是在他們查道的空隙間，又一次被破壞了的。警備隊長斷定那個「土匪」便是破路者當中的一個。他走上去嘍啞地打了他兩個耳光子。那個老鄉却頑強地也不叫一聲痛。

老鄉被帶到警備隊部里一個黑暗的小冷屋子里，沒一會，汪排長一個人去看了他一次，在他面前伸出大姆指和食指一比劃，問他是不是的。老鄉却氣沖沖地對他楞着兩隻圓睜的

眼，帶理不理地說：

「你不配和我講話！」

汪允中臉上泛起緋紅，只感到慚愧，却并不惱怒，反而心氣平和地笑着說：

「你別生氣，你要真是的，我可以想辦法救你，在警備隊長面前給你說話。」

「我不要吃你說話，」老鄉卑視地看了他一眼。他想起敵人常常會派人裝出一付親善面孔來騙口供的，就嚴詞拒斷了，「我什麼也不是，我是中國人！」

汪班長聽他說「我是中國人」這一句，身上悚然地抖擻了一下，內心里發出一種低微然而强有力的聲音：「我是中國人嗎？」他自己不能肯定地回答，懊喪地離開那座小屋。臨走時，看看四面沒人，對老鄉說：

「我真的是好意，你以後會知道的。」

老鄉到了警備隊里，他們從他身上沒搜出一點證據來。據老鄉底口供：他是上莊的老百姓，準備到路東親戚家去串門的。汪班長在旁邊說，老鄉不是壞人，叫他交保放了回去罷。

這樣的老鄉能幹什麼事呢。警備隊長從他底手掌上和腳趾上看，斷定他不是農民，就歪過頭來問道：「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壞人呢？」汪班長沒有話說，悶悶地離開了。汪班長并不清楚

老鄉究竟是幹什麼的，不過是因爲這老鄉是他底枯羅捉到的，彷彿他親手害了一個無辜的中國人，心里非常難過，竭力想放掉他，減輕心靈上那種無形的重壓。

第三天，汪班長又收到趙健底信。信上請他設法把三天前夜里捉去的人放了出來，希望他能够很快地過去，參加抗日工作。他把信藏到錦製「柳浪聞鶯」的鏡框後面，向站上走去。

一走進山崎底屋子，汪班長就感到一種威脅，遲遲不敢提這件事，和山崎閒談了一陣，才慢慢試探地問道：

「隊長，昨天過了那一堂，老鄉底口供怎麼樣？」

「還不是那一套，從『土匪』底嘴里是找不出證據來的。」山崎隊長舉着一堆小鬍鬚的嘴上，浮起一個輕蔑的微笑。

「沒有證據，不如放了他。我看那老鄉一定不是『壞人』，隊長不信，可以派人到上莊去打聽一下，是不是那個村的。」汪班長心里想，只要隊長肯派人去打聽，則他就有辦法疏通那個人了。

「上莊接近『匪區』，沒人肯去的。對這些『土匪』，我知道，是不需要證據的。」

「沒有證據，你也不能判他底罪，隊長，叫他交個保，多繳一些保證金，放了，要是將來有什麼證據，還可捉回來。」

隊長聽的有點不耐煩，突出的眼睛向汪班長一瞪，生氣地說：

「我寧可錯殺一百個中國人，也不錯放一個中國人，是不是『土匪』，把他殺掉也沒關係，誰叫他到鐵路上來的呢，哈哈！」

「隊長……」

「這不關你的事，你別再提了。你只要把警犬訓練好，就對了。這次枯羅把他捉住，你的功勞是很大的。你知道鐵路前天才修理好通車，我的氣還沒消呢。對這些人，只有殺，不然，鎮壓不住。」

汪班長聽說捉住人他底功勞很大，好像忽然遭受了一頓悶棍，忿忿地沉住氣，不再言語，待了一會，沒趣地走了。

當天晚上車站兩頭傳出一聲清脆的槍聲，掠過高空。汪班長在屋子裏聽見了，便瘋了似的，用拳頭捶着自己底胸脯，怨恨自己地說：

「我，我殺死了一個人，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人，我還算人嗎？呸——我不是人！」

秀蕙在旁邊瞅着，驚慌地楞得發呆了，失去了主意，以爲他忽然神經錯亂了，走過去含着他底拳頭，不讓他捶，用哭泣一般的聲音，說：

「允中，允中，你怎麼啦，你安靜些。」

允中底眼睛直盯着槍聲的方向，心裏想：我怎麼有臉覆健庵底信呢？他很煩燥，哭喪着臉苦惱地說：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你有什麼事，你說嚶，看你這樣子，叫人不放心。」

他底眼光瞪着槍聲的方向，直苗苗的，叫人瞅見混身起一種陰森可怖的感覺，他漫無目標地說：

「我沒事，我有什麼事？」

「你自己不知道，別人看見，心裏着實地慌。」

「你別管我，你給我擎一瓶白乾來，快！」她呆呆地站在那兒。他生氣走上一步，質問地高聲叫道：

「你聽見了沒有？」

五

望都縣警備隊長打電話來，請鈴木顧問帶三隻警犬去一趟。鈴木推諉身體不舒服，不去。他推薦了汪班長，那邊答應了。汪班長從顧問室走出來，想不透鈴木叫他帶三隻警犬去有什麼事。回到家裏，他帶上手槍，向院裏叫道：

「枯羅！」

枯羅像一陣風似的闖進來，抖擻地，站在他旁邊，一邊搖着尾巴，一邊懂事地望着他，在等候什麼吩咐。

「阿枯索（註二）。」

牠伸出右前腿來，給他握了握。

另外，汪班長又帶了兩隻：一隻灰黃的和一隻年幼的淡黃牡犬。坐上一點零五分的尋常快客車，向十五里外的望都車站出發了。

望都城東南角上是一片廣漠的平場，場子偏西的角上有一口古井，井口周圍長着翠綠的蒼苔，它像一張大嘴似的，對着場的盡頭，那兒隆起一堆高高的土坵，上面叢生了許許多多

的蔓草，和雜亂的白的大碗化。土坵四周有規律地立着疏落的蒼老柏樹，這是堯母陵。陵前
面光溜溜的場子上，圍着一小隊模樣的日本兵，執槍立着，槍上都上了亮晃晃的刺刀。他們
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場中央的三個赤裸裸的中國人身上。這三個人反剪着手，被細麻繩綁着
。從頭到腳，洗得乾乾淨淨，頭髮和眉毛都剃得光光的，肚子上却綁着一塊薄薄的鐵片。站
在左邊的是一個五十上下的老頭，靠他右邊的是兩個青年，站在中間的是個細瘦的小伙子，
最右邊的那個胳膊上和小腿上都凸出一塊塊的栗肉，挺着紫脛色的胸脯，硬板板的，身裁又
高又大，好像身上有無比的力量。

這兩個青年是清風店車站一家酒店的夥計，那個老頭是掌櫃的。敵人在清風店安下據點
以後，在酒店裏搜出一張八路軍的傳單，便把舖子包圍起來。店裏七八個夥計都逃出去了，
捉到他們三個。敵人硬說這酒店是八路軍的機關，叫他們三個說出來，便可以放他們。他們
不但不肯說，反而正氣凜然地高聲罵了起來：「打倒日本……」警備隊小林隊長判決了他們
死刑：喂狗。

老頭子低垂着頭，兩個青年旁若無人地昂着頭，圓瞪着憤怒的眼睛，盯着天空。——天
空，一堆一堆烏黑的雲朵，像山峯似的，暗弱陽光照在牠們上面，像鑲上了一層淡薄的金邊。

小林隊長陪着汪班長走來，在小林隊長底左側是偽縣長和偽公安局長，後面跟了四個穿黑制服的偽警察。

小林隊長是一個身體結實的壯年人，吃得滿臉油光發亮，渾身飽滿，面孔上閃着奸險的微笑。這和汪班長是一個強烈的對照，他很憂鬱，陰沉着臉，手裏牽着三隻警犬。他覺得自己已在小林隊長面前，也不過是一隻警犬，用一根無形的繩子牽着他走。他一邊走着，一邊在聽小林隊長敘述三個罪犯的案子，聽得他有點膩味，煩燥，可是也不得不聽下去。偽縣長時不時插上一兩句恭維的話：「小林隊長真精明強幹，隊長來了以後，地方上安謐了不少！」汪班長聽見，心裏更加難受起來。暗暗向偽縣長一啐了一口。

「請你命令警犬咬死他們三個。」

日本兵都端正了槍，雪亮的槍刺對着場中央，把場子縮得更小了一點，監視地指着中央的三個人。

三個中國人看見小林隊長和漢奸走來，後面跟着三隻警犬，知道死亡已臨到頭上了，那個高大健壯的夥友，領着叫了起來：

——中國人誓死不給鬼子當走狗！

——打倒日本……中華民族萬歲……

汪班長全身顫慄起來，他不忍看那三個中國人，想往回走，掉過頭來，故意騙小林隊長說：「咱們警犬班的警犬沒下口咬過人，不能咬。」

小林隊長對警犬也有些經驗，騙不過去，他說：「你下襲擊命令，牠就可以咬的，我知道。」

汪班長一聽，不敢再欺騙一個對警犬有經驗的人，他想出另一個方法推辭：

「我一個人只能帶一隻，不能帶三隻。」

當時小林隊中兩個會使警犬的日軍，便被小林隊長叫出來了，一個走上等兵，另一個是伍長。汪班長把枯羅和那隻灰黃的警犬交給了他們。伍長牽過那隻灰黃的警犬，嘴裏咕嚕了一聲，向老掌櫃一指，牠呲着牙，就朝着那個方向飛奔地撲去，兩個前爪緊按在老掌櫃的兩肩，猛的向咽喉咬了兩口，那兒便噴泉似的射出一股血來，濺得灰黃警犬的脖子紅殷殷的。牠回前一拉，咚的一聲，老掌櫃撲倒在地，面孔親着泥土，血還在湧，嘴死命啃着泥土，被綑着的兩隻反剪的胳膊，抽搖了幾下，便不動顫了。

細瘦矮小的青年，頭像枯萎了的向日葵似的低垂了下來。他知覺麻木了似的，什麼也不

看。站在旁邊的高大健壯的夥友，却滿不在乎巡視着周遭，他看又一隻警犬向他身邊的夥友撲來，他想阻止那叫做枯羅的警犬，一動手，這才意識到兩手是被網得緊緊的。他在背後死命地用勁扭着繩子，繩子還沒有斷的時候，他底夥友大叫了一聲，已痛楚地倒在地上了，和老掌櫃的屍體成了一個「丁」字形。

小林隊長指示那個高大健壯的中國人暗示地向汪班長望了望，汪班長遲疑了一忽，站在那兒沒動，小林向他瞪了一眼，命令道：「咬死他！」

「我的頭痛，不……」

「真的嗎？」

「真的。」他低下了頭，裝出痛得忍受不住的樣子。

「真的頭痛也要你來……」

「我混身發冷，支持不住，我要回去了……」

「不行，我命令你咬死他，再回去……」小林瞪着兇暴的兩眼，手裏摸着掛在腋下的「王八盒子」，又威脅地加上一句：「快！」

汪班長忍痛地對那隻年幼的淡黃的牡犬，命令道：「柯諾耶（註三）。」

汪班長指着站在場子中央的人。

淡黃的牡犬撲過去，剛咬到脖子，夥友扭斷了背後細着的繩子，他睜大了血紅的眼睛，使勁地一推，用兩手護住自己底胸脯。年幼的牡犬又向他撲來，但已接近不到他底咽喉，僅咬住他底大腿凸起的栗肉，他往後一讓，一條五寸來長的肌肉，給他撕了下來，掛在膝蓋的上端，血一滴滴地往下淋，像是在暴風雨中的一面撕破了的殷紅的國旗，一飄一飄的。他苦痛地躲避着牡犬，牠仍然一個勁地繞着他撲上來，咬他底身子和腿。汪班長看見一片一片的肌肉從夥友底身上掛下來，如同一盆血水從他頭上澆下來似的，混身是雨絲一樣的血流。汪班長覺得警犬不是在咬那個青年，而是在咬自己，他忍痛地忿忿把視線從場中央移過來，掉過頭去望着殘缺了的齒形的城堞。他覺得眼睛裏有點濕漉漉的。但不敢用手絹去揩，只用手背拭了拭。

一陣陰冷的潮濕的旋風，忽忽地捲過了郊野，括得堯母陵的蒼老柏樹葉子沙沙地響。氣壓越變越低，漫上來的濃密的烏雲，低得使人擔心會掉下來似的，大雨快要來臨了。

小林隊長欣賞地望着夥友在和牡犬搏鬥，場子上寂靜無聲，只聽見小林隊長愉快的格格的笑聲。

突然，場子上掀起一陣巨吼「呀。」（註四）

汪班長吃了一驚，不自覺地掉回頭一看，只見許多日本兵圍着那個夥友，無數的刺刀向他身上刺去，卻沒被刺中，夥友從一個空隙那兒衝了出去。年幼的淡黃牡犬在他底屁股後面追着，有兩丈多遠，日本兵跟着也追上來。汪班長也連忙飛一般的追到前面去。

夥友向那口古井的方面跑着，很快的就被汪班長追到了，只差一丈多遠，他對夥友低聲叫道：

「老鄉，趕快跳井，躲起來，快！」

夥友在井邊猶豫了一下，又向前面跑去。但旋即被後面日本兵趕上，捉了回來，又放到場子的中央，讓牡犬在一塊塊咬他底肉。他混身是血淋淋的，看不到一塊好肉，但似在掙扎地舞動着胳膊，阻止牡犬接近他底身子，一邊發出絕望的悲愴的嘶叫，像深夜曠野裏的飢餓的狼嗥一般，聲音越來越沙啞，越來越細微。同時，打動汪班長底心弦却越來越有力，越來越使他忍受不下去。

汪班長走到場子中央，拔出手槍來向他「砰」的一下，結束了夥友痛苦的掙扎和叫喊，他安靜地倒在地下了，圓睜着的眼睛，木瞪木瞪地向汪班長轉了一下，便定住了。

小林隊長沒有看得滿足，就給汪班長的槍聲結束了這一場他認為有趣的場景。他走下來，拍嗒打了汪班長兩個耳刮子，惱怒地質問道：

「誰叫你打死他的？我要警犬咬死他，爲什麼要打死他？」

汪班長再也忍受不下這股氣，他忘懷了一切的威脅，指示枯諾道：「耶布捏！」（註五）

枯羅勇猛地撲到小林隊長底身上就是一口，咬破了小林隊長黃呢的軍衣，帶下一塊細長條的皮肉下來，小林隊長失了臉上的笑容，喲的一聲，叫了出來，……日本兵擁上來救住了小林隊長，連忙把他抬回城裏去。

汪班長帶着三隻警犬向車站走去。望着那三隻警犬，沒有一個日本兵敢阻止他，沒有隊長的命令，也不敢用槍打死他，只是瞪着眼，看他遠遠地走去。

烏雲聚合，大雨開始嘩喇喇傾瀉下來。

六

當一點零五分的尋常快車把汪班長帶走以後，鈴木顧問，帶着一肚子的希望，嘻皮笑臉

地走進汪太太的屋子。汪太太愕然站了起來。勉強平定了自己的心情，機警地招待道：「鈴木顧問，請坐。」

他得意地點點頭。

「我去泡壺茶來……」

上了幾次當的鈴木，這次却乖巧了，說：

「不喝茶……」

他連忙過去門上了門。屋子裏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汪太太瞪着驚詫的眼光，紅潤的臉龐慢慢泛出鐵青色來了。從她右腋下的扭扣上，抽出那條水紅色的純絲小手絹，醒了醒鼻涕，不知所措地楞在那兒，心急遽地跳動着。

半晌，凝固了似的空氣才算被她帶着一股氣憤的尖細的語調打破了：

「大天白日門上門，——這是幹什麼？」

「不幹什麼……哈哈。」

「那你把門打開……」

那個沒理睬她，燃燒着慾念的兩道眼光，透過濃密的睫毛，像不可遏止的野火似的向她

身上燒着。他毫無顧忌地走過去，展開兩臂，猛可地向她身上撲去，她却早有了準備，一低頭，從他高舉的胳膊下面逃了出來，飛也似的向房門逃去，旋即把門打開，但立時被身後一隻粗壯的胳膊阻住，又慌忙把門推上。鈴木野蠻地把她攔腰抱住，臉從她底肩頭上伸過來，「波」的一聲，瘋狂地吻着她的鐵青色的腮巴子，她再也不能忍受了，然而身子被緊緊地抱住，動彈不得。她就用黑紋皮高跟鞋的後跟，不顧一切地，拚命向鈴木腿上踢去。

鈴木不管腿上怎麼痛，他忘記了一切，一心只是把她往床上抱去，但她的手却抓住了門邊的窗戶，死也不放，他一使勁，就把她的手鬆開，終於氣喘喘地把她按在床上。這時，她用盡一切力量喊叫道，「救命呀……救命……」

鈴木馬上從口袋裏掏出一塊大的白綢手絹，塞進她底嘴裏，叫聲消逝了，屋子裏復歸於可怕的寂靜。

在死樣的寂靜裏，驀地傳來嚶嚶的皮靴聲，鈴木凝神一聽，聲音越來越近，終於落在門外，他掉過頭去一看，剛才忘記門上門，推門進來的是滿面怒容的汪班長。

鈴木當時抹不過臉來，一不做，二不休，他乾脆放下臉來，像是汪班長錯走到顧問室來似的，大聲吼道：「出去！」

汪班長看到自己底妻子被壓在鈴木下邊——一切都明白了。他並沒遵命退出去，相反地，向鈴木面前走去，罵道：

「你給我滾出去！」汪班長按住腰間的手槍。

鈴木看見汪班長底手槍，才想起自己今天忘記了帶槍出來，他那一股蠻勁，頓時就如同壞了的彈簧似的，鬆弛了。按着秀惠的那一隻手，尷尬地自然而地鬆了下來。汪班長已掏出手槍，圓睜着兩隻眼睛，對着他。

鈴木禱問狼狽地溜走了。

汪班長把妻子嘴裏的手絹拏了出來，什麼也沒問，就急燥地說：「趕快收拾東西！」

「做什麼？」

「還要問嗎？——咱們是中國人，給鬼子辦事，對不起祖宗，也……對不住自己。你快點給我把東西收拾收拾，只要隨身帶的就行，不要太多了，不好走。我知道今兒個鈴木叫我去，就沒什麼好意……」

妻子懂得他這句話的意義，她從床上霍地跳下來，問：「上那兒呢，允中？」

「你別問，跟我走，就是了。」

約莫過了一個鐘頭之後，汪班長帶上趙健庵給他底信，夫婦兩個從小路倉皇地繞出了車站，匆匆地向西邊的抗日根據地走去了。

(註一) 枯羅係警犬名的音譯，クロ。

(註二) 阿枯索係アクシュ，音譯，握手之意。

(註三) 柯諾耶係コロセ音譯，殺，食人之意。

(註四) 「呀」係ヤ(殺)之音譯。

(註五) 耶布捏係ヤブレ之音譯，破，撕破衣服之意。

一九四三，六，三十日。橋兒溝，西山。

麥 收 的 季 節

「你看：咱們村里的人，都下地里去了……」

「別人底事，俺可管不了。」

「這也是爲你好，現在不拔，鬼子來糟踏了，也不是別人的，是你底莊稼。」

「多謝你底好心好意。俺去年麥子下的晚，才長的九成，還不成實呢，再待幾天才能拔哩。」

「俺說，你地里的麥穗長的蠻飽滿啦！可以拔啊……差個幾天，算個啥……」

「俺自己莊稼，俺知道……你說的，差幾天不算啥，『麥熟一晌』，連差一晌功夫就會熟哩！……」

村農會主任張得財，現在是搶收委員會的委員，見張寡婦越說越固執，他有點不耐煩，嘴向上一翹，生氣地給她丟下一句話：

「到那時候，別怪咱們村里辦事的人，話沒啦見說到。」

「得財，你這是甚麼話，也不是我不肯拔，你忘了老人家說話：『秋分麥入土，立夏見麥芒，芒種見麥耨，夏至麥盡乾』，目下離夏至還早呢，——我的麥子沒晒透，怎麼拔啊。」

「你不拔，就不拔，俺們現在也不能『壓迫』你，叫鬼子搶了，那時候，後悔就晚了。」

性急的張得財不再說了。

她看張得財移動不滿意的脚步走了，心里也很不滿意，前天晚上村里召開了一個村民大會，村長報告上面得了信，鬼子又要掃蕩了，叫大家快點收割，堅壁起來。村里的生產委員會，暫時改爲搶收委員會，幫助大夥搶收。她當時就不同意，可是大家都贊成，她也就沒吭氣。第二天村里人都下地拔麥子去了，她一個人帶着那個養女留在家裏。所以今天村里搶收委員會叫農會主任來動員她。她沒改變原先的意見。除了照她說麥子長的不够成實以外，她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去年麥季「掃蕩」鬼子晚了兩天才出動，那次她地里的麥子已全打得一乾二淨，沒受到損失，她以爲今年鬼子也不會早出動。

張寡婦有一張菜黃的臉，很消瘦，沒有光彩，滿臉看不見一點肌肉，皮包着骨，到處是稜角，兩個高顴骨上面，閃動着一對冷靜的善良的眼睛。她今年四十七歲，却守了二十三年的寡。丈夫病死，沒丟下一兒半女，只是留下三間平房和村邊十五畝三分的水澆地，算是唯一的遺產。二十二年的守寡生活，養成了她底固執、孤僻、精細的性格。她是一個有正義感，不多嘴多舌的人，不貪圖別人一點便宜，可是也不肯吃一點芝蔴大的虧。成天價守在屋子里，把屋里炕上收拾得乾乾淨淨，看見地上有一根草棒，她馬上就得揀起來放在灶膛里不可。一天只是早晚出兩趟門。到井邊挑一担水，在園子里拔些菜回來，就很少出去了。一年忙兩季莊稼，麥秋以後，空閒下來，該蹲炕頭了：搓麻繩，做針線，用麥楷編蒲團，打草帽……她把生活安排得有條有理，寂寞地過着無盡的年月。她每天很少說話，但一說出話來，每句裏頭都有稜角，鋒芒畢露地刺着人。院子裏也很寂寞，一顆核桃樹底枝葉佔據了院子裏三分之二的地方，每天瀉漏下來的陽光很少，顯得院子裏陰沉沉的。她身邊僅有的聲音是十三歲的養女，小花。這小女孩傳染上母親孤僻和冷靜的性格，很少同村子裏的孩子一塊廝混，成天安安份份地蹲在家裏幫着母親遞這個，拿那個，做一些雜事。

憑她四十七年的經驗，總覺得現在就拔麥子，是稍爲嫌早一點，尤其是她自己底莊稼，

去年下種下的晚，麥粒沒上透，馬上跟他們一羣蜂拔麥子，那自己就先糟踏了莊稼。她不相信，別人真的像在會上說的那麼快，現在就動起手來。她要到麥地裏去看，一看順便也看看自家地里的莊稼，長的怎麼樣子。

她一走出通到前街的小胡同，就很奇怪，村裏一個人也看不見，都上哪兒去了呢？街上像是給大水沖洗過了似的，光蕩蕩的，甚麼也看不見了。她兩天沒到前街上來，村子都改變了樣子，牆上貼了許多紅紅綠綠的標語，那上面寫着——「快打！快收！快藏！」「粉碎鬼子搶麥的陰謀！」「緊急動員起來！粉碎敵人的麥收掃蕩！」……她一個大字也不識，這些她全看不懂。走到戲台子前面，她在一張軍分區的宣傳畫面前站住了。這是第四軍分區政治部的一張宣傳畫，上面繪了許多老百姓在地裏收割麥子，前面站着一個拿槍的子弟兵，再前面是一團砲火的烟塵，表示有敵人進攻的樣子。畫旁邊寫着一行小字：「武裝保衛麥收！」她嘴裏喃喃地說：「真的我也該拔麥子了，」但她心裏却想：「還不成實哩，怎麼能拔？」

走到村口，她瞅見在七里地外的完小上學的二傻子，蹲在地上磨鐮刀。她驚訝地問：

「你怎麼不上學，跑回家來做啥！」

「咱們學校裏放一個禮拜的假，回來幫助拔麥子哩！」

她沒興趣地向村外走去了。

天氣晴朗，明快，藍湛湛的，只是遠遠的山峯上浮起幾抹淡淡的白雲。喧鬧的滹沱河像一條巨長的胳膊，擁抱着濃蔭的村莊，在朝陽下閃閃地發着亮光。緊靠着河邊是一片沒有邊際的黃澄澄的麥浪，一起一伏，浪花裏時不露時出包着白頭巾的健康的面孔來，七點一點散落在麥浪裏帆船似的。

張寡婦穿一身天藍色的粗布褲褂，頭上紮着一條雪白的新手巾，耀眼地走到地裏，當時就被熱烈地歡迎的話語包圍住了。

「大嫂，你也下地裏來拔麥子哪！」

「快拔吧，聽區上說鬼子預備下幾百輛大車幾千把的鐮刀，打算來搶麥子哩。」

「鬼子來了，要糟踏莊稼啊。」

太陽光刺着眼，張寡婦把手放在頭巾下面，遮着陽光，閃動着善良的冷靜的眼睛一看：是張得財他們。村裏人都下地了，連七十二歲的二傻子奶奶也佝僂着背在拔麥子。她底眼光有點昏花，手也沒有多大勁兒，不時掉下一兩顆來，就被圍繞着她的一些拾荒的野孩子揀了去，有的則乘她瞅不見的時候，偷偷地在地上拔一兩顆麥子。張得財見張寡婦站在田塍上沒

有吮氣，馬上搭訕一句：

「你家里人手不够俺給你僱個短工吧，快點收，快點堅壁起來。」

她搖搖頭，白手巾在清爽的晨風裏晃了晃，說：

「不，俺來瞅瞅，再待過兩三天，才拔哩。不比你們，莊稼長的成實。」她慢慢移動着脚步，向自己地里走去。她底地緊靠着村邊，走不兩步就到了。齊腰高的麥子，長得也不嘎咕，可以拔了。她像是遇見了自己親手扶養大的孩子，內心裏湧上一陣喜悅。繳了公糧，母女兩個一年的糧食又吃不清了。她伸手摘了一粒麥子放在嘴里一咬，還發粘哩。她理直氣壯地走了，自言自語地說：

「這怎麼能拔呢，也沒晒乾，打下糧食光是稗子了，還要晒兩天才沾哩……」

第二天早晨，村背後的山頭上突然出現了一批隊伍，從山頭上迤邐下來，像一條長蛇似的，一直伸到村口，大家都排隊站了下來，全空着兩隻手，身上既沒有背手榴彈，也沒帶槍。他們是駐防在十里外葉家坪村的三連子弟兵。今天由徐指導員帶着，來幫助羣衆麥收了。徐指導員一個人進了村，沒一會，就和村長邊談着，邊走了出來。村長領着隊伍走到麥地里，首先給抗屬派了，其次是貧苦的沒有勞動力的人家，也派了幾個，最後，賸下兩個弟兄派張

得財帶着子弟兵到張寡婦這兒來了。

她這時捲起天藍色的褲筒，正在小腿上搓着麻繩，聽見寂靜的院落里傳進陌生的腳音，她走出來，一看見村長領着兩個兵進來，她臉上旋即泛起紅暈——二十三年的孤獨生活，使她一看見生人臉就紅了。

「隊伍上今兒過來幫助咱們拔麥子，你家人手少，這兩個弟兄來幫你的忙。」

張得財說完了話，她楞在那兒，不知道怎麼是好。但她還想再晚拔三兩天，便推辭地，然而很客氣地說：

「隊伍上整天打戰，辛辛苦苦的還來幫咱們收莊稼，俺不敢當，你們歇歇腿吧。俺——」

她底話沒說完，其中一個矮壯的子弟兵說：

「咱們軍民是一家人，老百姓常常幫助咱們，咱們隊伍上來幫忙拔點麥子不算啥。你的地在甚麼地方？」

「在……」她底話說到嘴邊又停留下來；她怕軍隊拔麥子，粗枝大葉，收的不淨，沒有自己慢慢拔的好，何況叫軍隊去拔麥子，她家今年打多少糧食，不是全叫公家知道了嗎？她可不願意。

沒等她回答，張得財從旁揮上來說：

「就在村口，俺先帶你們去吧？」

「你等一等……」她止住道。

「還等個啥呢，眼看着鬼子就要『掃蕩』這地面了，搶麥子要緊……」

兩個子弟兵都站在核桃樹下面沒動，那個矮壯的走上來勸說道：

「老鄉，你別性急，要老太太願意才行。」

「老太太，早點把麥子拔了，免得叫鬼子搶了去，咱們隊伍上，放了兩天假，特地來幫助你們的……」

「隊伍來幫忙拔麥子，這有什麼不願意？從前的隊伍，請還請不到呢。」張得財急着說。張得財也站着沒走了，他底詢問的眼光落在她身上，在徵求她底同意。她想來想去，總覺得現在就拔，還是早了點，她便客氣地支吾道：

「那麼這樣好了，俺今兒個還沒啦兒準備，明兒個再勞動你們吧……」

「咱們明兒個要到劉家墳幫助老鄉去拔麥子呢……」那個矮壯的子弟兵說。

「明兒個隊伍上有明兒個的事，隊伍上辦事，說幹就幹，不像咱們老百姓，拖拖拉拉的。」

……」張得財連忙補上了一句。

說完話，張得財走過去拿扁担繩子什麼的，準備馬上就要去拔麥子的樣子，張寡婦有點急了。連忙止住道：

「得財，不勞你的神，俺自己會動手的……」

「那走吧，你看：有說話的功夫，早拔下幾隴麥子來了……」

「唉……」張寡婦長嘆了一聲，顯得無可奈何的樣子，改口道，「那：那你們走吧……」

「你馬上就來，我們先拔去，等你！」

「不是的，俺說，你們先幫別人家去拔，俺的下午再拔……」她心里暗自盤算：把隊伍支吾走了，就好辦了。不得已，就是下午一定要拔，又晒了一晌，麥子會晒透一些……

「看你，再遲延，」張得財有點生氣的樣子，「上午一晃就過去了，這也是爲你好，不是爲別人，咱們走吧。」張得財要拉兩個戰士走。

她看子弟兵還在旁邊等她，樣子也不能再推辭，先拔那成實的麥子也未始不可以，她恐怕張得財真的不由分說，帶他們先去，不知道該從什麼地方先拔，便顯得有點焦急的神氣說：

「那麼，還是等等，咱們一塊去吧。」

她取了鎌刀，帶了繩子扁担，就和他們一塊兒下地去了。

全村的人和十來個子弟兵投入勞動的海裏，充滿了精力的體格，彎着腰，揮動着強韌的胳膊，順着一隴隴的走過去，成束的麥子拔下來，放在左胳膊上，一會便是一捆，放在湖是麥椿的空地上。張寡婦她們也投入了勞動的海裏。

小花年紀小，但也動手拔，可是很慢，有時幫着拾起撒落的麥穗。那個矮壯的子弟兵放下一捆麥子，伸一伸腰，掉過頭來，見她遠遠落在後面，笑着問她：

「你叫什麼名兒？」

小花不好意思低下頭去。

另一個問她：「今年多大呀？」

她底頭更低下去。母親抬起頭來，瞅了小花一眼，以譴責的口吻說：

「人家問你話，怎麼不吭氣。不成材料的東西，一點也不出衆。」她掉過臉來，向他們說，「今年十三，小着哩。」

矮壯的子弟兵走過去，善意地說：「這麼小年紀，別拔壞了，我來幫你拔這一隴吧。」這次她開口了：「隊伍上都來幫忙，俺怎好不拔哩。」

臉上有一條刀痕的子弟兵說：

「別看她年紀小，倒蠻懂事哩。」

「這丫頭蠢啊，嘴倒着實的伶俐。」母親底眼光裏，閃動着喜悅，顯然對小花底回答感到滿意。她抬起頭來一看，日頭有點偏西了，已經拔了有三畝地麥子。她心裏有些尷尬起來，平白叫隊伍上拔了這些麥子，給錢也不妥當，白領人情嗎？張寡婦不是貪便宜的。她回家想法報答他們，挑起一担麥子，回去了。剛走兩步，聽見後面那個矮壯的子弟兵粗嘎的聲音：

「待一會咱們給你一塊送去吧。」

約莫過了半個多鐘頭，張寡婦挑了一筐子菜飯和一小瓦罐米湯來。她放在地上，拿出碗箸來，招呼道：

「同志們，歇歇吧，怪累的，吃點咱們莊戶人家的粗茶淡飯，沒好吃的，填填飢。」

他們兩個人伸直了腰，搖搖頭，粗圓的汗粒從額角上滾下來，滾到睫毛那兒便散開去，浸濕了上眼皮，異口同聲地說：

「咱們不餓，你吃吧。」

「勞動你們一天了，別客氣，嫌咱們莊稼飯不可口嗎？你們來，少吃點。」

他們兩個人彎下腰去，繼續拔。

她特地撈了小米乾飯，並且在青菜湯裏放了豆腐和麵片。見他們不吃，她臉有點紅了，別是以爲俺做的茶飯不好吧。但他向別處看看：也有幾家提飯來的，但隊伍上的人沒一個肯吃的。她奇怪地站在那兒。

徐指導員拔完了一隴麥子，站起來對隊伍說：

「快拔啊，咱們快回去了。」

張寡婦又請了他們一次，那兩個人還是堅持着不肯吃，他們給她送回去四挑麥子，一會，徐指導員吹哨集合了。村長和農會主任他們，挽留他們，無論如何，吃過飯再走，但他們堅決地一點東西也不肯吃，空着手回去了。地裏的農民和小孩子都站到路邊上，向遠去的隊伍，揮動着鐮刀，臉上閃着感激的微笑，連聲地講着謝謝。

「不用謝，老鄉，快點拔，堅壁起來，鬼子今年又要來搶咱們麥子了。」徐指導員走到隊伍後面，離去時留下這句話來。

隊伍上了村後面的山，慢慢消逝在燃燒着的晚霞裏。

張寡婦收拾起沒有動的菜飯，激動得流出眼淚，她感謝地說：

「俺活了四十七歲，沒啦見過這樣好的隊伍。」

她回去着實的有點兒焦急了。別人的麥子都拔的差不多了，而她家的才開始。於今隊伍上都來幫忙了，自家再不加緊拔，別叫這點命根子真的叫鬼子搶了去。她想在村裏僱兩個短工，却怎樣也僱不到，村裏幾個做短工的都叫別人早已僱去了。張得財給她在外村僱了一個短工來。她天不亮就起來了，一直要忙到半黑。

過了一天，村裏各家的麥子都拔完了，晒了後，大家連夜在搶着堅壁。張寡婦拔下的麥子仍然晒在場上，地裏還有四畝多地的麥子沒拔哩。

天才毛毛亮，她正在灶頭上洗着白菜，準備做好飯下地去，忽然聽見胡同口驚慌的人聲，聒耳的哭喊，狗底狂吠，和慌亂的步子，沉重的步子，輕捷的步子在奔跑着。

她以為是村裏誰家出了什麼事，大家奔去看熱鬧；但猛的，空中劃過一聲清脆的槍聲，她怔住了。她從菜盆裏拿出濕漉漉的手，用天藍色布褂子的小襟擦了擦，便飛一般的奔進屋裏去，一邊低低嚷道：

「小花，小花，快起來，快。」

小花一骨碌從炕上爬起來，懵里懵懂的，用小手背揉着眼睛，惶恐地閃着烏黑而發亮的

小眼睛，向院子裏張了張，聽了聽：雜亂的聲音低沉下去，院子裏靜靜的。她歪着腦袋，用紅頭繩紮的小辮子垂到肩膊上來，問：

「媽媽，什麼？」

「你沒啦聽見槍響嗎？快走。」母親向屋子裏瞅一瞅，該帶點什麼物件走呢？什麼物件都是好的，但她兩隻手帶不了這些，就空着手拉着小花跑了出來。走到院子裏，聽見鷄叫，她停了下來，到鷄巢面前把那隻一天下一個蛋的牡雞抱在懷裏，從後門沒命地奔出去。

遠在五十里外的敵人，以秘密的動作，包圍了村莊，這一路，企圖搶滹沱河左岸一帶的麥子。她們母女兩個，奔着，奔着，突然被前面一個高大的黑影攔住去路了，那邊拋過來一聲兇暴的叫喊：

「站住，再不站住，開槍哪！」

她驚愕地站下來，前面是一個偽軍，端着槍，向她母女兩個逼近。小花恐懼地躲到母親底背後去，母親不自主地鬆開兩隻手，高高舉起，那隻牡雞咯的一聲掉在地上，噶噶叫了兩聲；善良的眼睛裏閃動着驚悸和畏怯。偽軍走上前一把抓住她底右手，向前拉，小花却拉住母親底左手使勁往後拖，不讓母親被偽軍拉走，一邊哭哭啼啼地喊叫：

「媽媽，媽媽……」

媽媽就在偽軍和小花之間，沒前進，也沒後退。小花底氣力終於敵不過偽軍底，半晌，母親和女兒就被偽軍拉到前街上來。

前街當中一條龍擺着幾十輛大車，有一小半大車上滿滿堆着麥子，這是剛才敵人和偽軍包圍村子以後，把村子裏沒來得及堅壁的麥子搶了來的。敵人和偽軍還在不斷到場上，到各家去搜麥子。忽然張寡婦瞅見一個敵人抱着一大網麥子吃力地走來，她仔細一看，知道是自己的麥子，昨天晚上收的放在場上還沒有打開的。她兩個眼睛紅的直冒火，瘋了一般的直撲過去，嘶啞地高聲叫道：

「這是俺的麥子，這是俺的麥子……」

那個敵人提起腿來就給她一脚，她跌倒在地上了，弄得天藍色布的褂子上，全是泥土，但馬上她就爬起來，一把抱住那網麥子，像抱着親生的兒子一樣的不放手，那個敵人正在沒有辦法的當兒，偽軍從她背後抓住領子，使勁一扯，便把她拉過一邊，她手裏還抱着一小束麥子，想再衝過去，可是已經給偽軍抓住了，動顫不得。只是直瞪着失望的眼睛，看着那個敵人連忙把散了網的麥子堆到大車上去，她無可奈何地破口大罵道：

「你們這些活強盜……這是俺的麥子啊！……你們搶的去……吃了要爛舌頭的啊……活強盜……」

偽軍一把堵住她底嘴，申斥道：「你再罵就湊死你！」

大車兩旁有三十來個人在用繩子綑緊麥子，一綑綑的放到車子上去。前面有五輛大車，已伸到村子外邊去了。上面被綁着四十幾個八，這裏面有村長，有區裏的助理員，和許多男女自衛隊員，老頭隊員，兒童團員，……但敵人弄不清他們是誰，一個日本士兵解下身上的寬皮帶，向一個青年的臉上脊背上抽去，抽幾下，就停下來惡聲惡氣地問一句：

「你的說話，那個的村長的有……」

那個青年却垂着頭，不吭氣。

皮帶子於是又向脊背上拍拍的抽去，黧黑的脊背上留下了一條一條的血痕……脊背慢慢浮腫起來。

張寡婦母女倆被帶到這兒來，她從前面偽軍的肩頭上看過去，望見村邊自家未割完的四畝麥田裏，有七八匹敵人高大的棗紅色的洋馬，在吃麥穗，把整整齊齊的麥地，弄得七倒八歪，亂糟糟的了。洋馬吃一顆麥穗就像啃她一塊肉似的心痛。遠處，還有不少敵人帶來的伙

子，穿着爛褲爛褂，破破爛爛的一羣散在地裏，一個勁地搶割未拔完的麥子。張寡婦一股燃燒着的憤怒沒奈何地癱在肚子裏，只是從驚惶的眼光裏透出憤怒的火苗。

日本士兵停下了手裏的皮帶，又問道：

「你的村長不知道，農會主任的，他的什麼地方？」

那個青年抬起頭來，忿忿地擲過去一句話：「我還是不知道。」馬上又低下了頭，不屑去理睬敵人。張寡婦看見那青年，暗自吃了一驚，這人就是本村農會主任張得財。

一個伍長模樣的人見她走來，臨時裝出一付偽善的面孔，嘴角上露出險惡的微笑，問她誰是村長和農會主任。敵人除了搶麥子以外，還要逮捕村幹部破壞村政權和羣衆團體的機構。她底臉馬上柿子一樣的紅了，她從張得財身邊望過去瞅見村長就綁在第一輛大車上，她沒答，旋即低下頭去。剛才捉她來的偽軍站在旁邊討好地插言說，只要她講出來，誰個是村長，農會主任，馬上就可以放她回去。她說：

「俺不知道……」

敵人說這又是一個「壞了腦筋的人」，用軟的手段不肯說，便露出猙獰的陰沉沉的臉色，吧噠打了她兩個嘴巴，旋即又用長統黑馬靴踩了她兩腳，豎起兩道掃帚眉，氣呼呼地說：

「你的說不說？」

張寡婦沒有理他。

拍，——又是一個嘴吧，並且用刺刀頂着她底平板的胸脯，威脅地說：

「不說，就刺死你！」

小花站在母親旁邊哇哇地哭了起來。

「俺知小道，俺知小道，你殺死俺，俺也說不清……」張寡婦幾乎是用叫喊的高聲說出來的。她不敢望着張得財和村長他們。張得財忍受着脊背的陣陣酸痛，在凝神地聽她談話，她說完話，只是一個勁盯着自家的麥地。

七八匹洋馬在她底麥地一邊吃着，一邊走着，已糟踏了快到兩畝地了。伙子搶割的麥子，一綑綑的搬到大車上來。被綑在大車上的麥子的主人們，眼望着自己用血汗經營出來的收穫物，變成敵人的了。有的年老的人，忍不住嚶嚶地哭泣起來。

村邊濼沱河的水，咆哮一般的呼嘯着，奔騰着，嘩嘩地沖擊着兩岸的黃土層。

忽然村後邊山上敵人的傳令兵慌里慌張地跑到一個軍官模樣的人面前去，咕嚕了幾聲，散佈在村裏的敵人和伙子都忽忽忙忙地集合起來，趕緊把搶來的麥子，也來不及綑了，一古

腦子都放到大車上去，張寡婦和小花也放到大車上去了，那個軍官模樣的敵人，對士兵和伙子指着大車，高聲喝道：

「統統都走，統統的，快……」他指着張寡婦和張得財他們說，「把他們統統帶回去……」

旋即，日本軍又掉過頭來，對軍指着麥地說：

「火的給，火的給。」

僞軍懂得是叫他去燒沒拔完的麥子，他走到張寡婦的地裏，擦了幾根火柴，向傾倒下來的乾燥的麥稈桿上一點，馬上昇起了熊熊的火焰，支支地燒着。

張寡婦想跳下車子去救火，被僞軍按倒在車上，重重打了兩拳，小花在旁邊哇哇地哭了起來，斷斷續續地叫道：

「媽媽，那是咱們的麥子……都燒了……」

一部份士兵，洋馬，伙子，大車，麥子，被綑着的村裏男女老少如同被阻塞着的水流似的，擁塞在前街上，各自找着出路，向村口流去。伙子吆喝着牲口，用鞭子使勁地向牲口脊背上打去。大家都不知道有什麼事，但都感覺到留在村子裏危險了，全迅速地走出了村子，

大道上揚起了瀾漫的塵土。

驀地，村後面的山上，響起連續不斷的槍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震盪着清晨的潮濕的空氣。山上守衛的人，像大水一樣的沖下來，慌亂地奔跑着，叫喚着。剛出村的行列，立時失去了秩序，混亂了，不知道分成多少路，向東，向南，向北，向各方面，沒有目標地亂跑起來，走在後面的軍官模樣的敵人，在混亂的伏子和士兵面前，失去了指揮的能力。

大車扔下來了，麥子扔下來了，所有逮捕的人也扔下來了。

轉眼之間，村背後山頂上出現了百十來個子弟兵，跟着敵人驚慌的脚步，追擊下來了。追到村邊，連長帶着兩排人又向敵人逃去的方向追去，丟下一排人在搜索村子。

張得財坐在大車上，看見那一排人裏有三天前帶隊伍來幫助麥收的徐指導員，想舉起手來打招呼，一動才意識到自己還是緊緊被綁着哩，便歡呼地高聲喊道：

「徐指導員，徐指導員，你怎麼來的，可把咱們救了……」

徐指導員從隊伍裏走出來，滿頭滿臉全是汗珠，手裏提着一把盒子，氣咻咻地命令兩班人馬上去搜索，看村裏有沒有殘餘的敵人，一邊打掃戰場，然後才抽空走了過來，臉上閃着得意的微笑說：

「昨天咱們就得到情報，說敵人要出動，——要是偵察員晚一步回去，就趕不上了……」他轉過臉來對戰士說，「快點給他們解開來……」

他自己也過來動手給村長張寡婦他們解開繩子，一邊說：「受驚了，老鄉，咱們那十里地簡直是跑來的，生怕叫敵人走了……」

「可不是嘛，」村長驚惶不定，聲音還有點顫抖，說，「晚了，鬼子要把咱們帶到崗樓去了，徐指導員，你來的真好……」

大車上四十多個人重又得到生命和自由，臉上浮着感激的微笑，無言地圍到徐指導員面前來，不知道怎樣來表示他們衷心的感謝。村長緊緊抓住徐指導員底手，眼眶裏流着感動的眼淚說：

「你救了咱們一村人底性命，指導員！」

「這是咱們底責任，隊伍就是保護老百姓的，」他望着大車上堆得高高的麥子，急忙忙地說，「老鄉，你們別站在這裏，誰家的麥子趕快弄回去，堅壁起來……」轉過臉來又對戰鬥員說，「你們也幫老鄉搬一搬，那家的麥子還那家，可不要弄錯了。」

大家動手歡天喜地把自己底麥子捋了回去。陽光照着一張張鬆懈下來的興奮的臉子，來

來往往地在前街上走着，搬運麥子。

張寡婦失神地走到她底麥地裏，瞅着亂七八糟燒焦了的麥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了：

「你這個千刀萬剮的短命鬼子，來生變牛變馬的鬼子啊，把俺這點命根子糟蹋了啊，你不得好收成的啊！……」

一九四三、五月·橋兒溝，西山。

微
笑

槐葉村坐落在兩個山峯之間，村口橫穿過去是一片廣闊的沙灘，沙灘當中有條清澄澄的小河流，河邊蹲着嶙峋怪狀的大大小小的山石擋着去路。越過山石，河那邊不遠又是一座山寨，那頂上矗立着一個土地廟，像一個山岳的守衛者似的，在上面瞭望着縱橫起伏的山巒。槐葉村就被這三面山峯擁抱着。

黃昏的時候，槐葉村的輪廓慢慢模糊起來，打了幾天游擊的村裏的人民，都累倒了，閣上疲勞的眼皮，躺在炕上，發出酣適的鼾聲；只有胡老太婆還是精神抖擻着，健旺的在村裏走着。

她是個這村的婦救會主任，村裏人都親熱地稱呼她「老會長」。老會長在今年反「掃蕩」

中，還擔任了轉移組長，帶領村裏七家人家的老少打游擊。進入了黃角峪的鬼子，叫隊伍上消滅了一大半，其餘的就逃走啦，槐葉村一帶便鬆下來，村裏人於是都回來睡個好覺了。

胡老太婆見她帶領的七家人家全睡了，一個人也不短，她放心地走回來。忽然，她瞅見交通站門口閃着幾條模糊不清的人影，她連忙搶兩步趕上去看：原來是站上來了一個傷兵。

傷兵是個連長，一個貧農出身的老革命，叫我貴發，三天前在黃角峪打了交手戰，把敵人打走了，自己的大腿上也穿了三個機槍窟窿，當時運到離火線三里地的臨時衛生站，上了藥，很快的包紮好，隊伍因爲有新的任務：要去追擊敵人，我連長不能跟着走，就留下來，準備堅壁到比較安全的槐葉村。我連長躺在担架上，三天沒有見過湯水，仰面朝天，腿上血糊糊的，眼也睜不開。

老會長把手放在傷兵的鼻子前面，鼻子裏有輕微的熱氣流出來，她就放了心。她向交通站長他們四下打量了一番：只有他們三五人要留在站上照護過往的傷兵，村裏其他的人都睡了，她就對站長說：

「堅壁到我家裏去吧，今黑夜，我來看顧傷兵，可不要頂工。」
村裏的規矩：誰要是看護傷兵，就頂一個工。

站長同意她的意見，我連長立刻就抬到她家去了。她拾妥乾淨炕，給我連長舒舒坦坦地躺在上面。她望着我連長那個迷糊不醒的樣子，心裏想：——可不敢稀里馬虎的，傷兵鬧個三長兩短，這事怎辦？今黑夜，我得好好看他一宿。她舉過一盞高脚油燈，把裏面的燈草挑出來一點，點上了。風聲嘩啦啦的，屋子裏的燈光就一閃一閃的。村外沙灘裏的小河流的冰凍發出陣陣清脆的響聲。

她站在炕頭邊上，接連叫了好幾聲同志，傷兵就是不吭聲兒，她急的直是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一會望望傷兵，傷兵還是緊緊閉着眼睛，不哼聲，他沒法子，弄了大半碗開水來，吹了好半天，用嘴唇貼碗邊嚐了嚐，還燙；又吹了會，再嚐了嚐，水溫涼了。她拏了一根箸子，輕輕撥開我連長的嘴，他的牙可咬得緊緊的，剛把碗貼着他嘴邊一灌，水馬上便順着嘴犄角那兒流到脖子裏去了。她向他楞了一會，想了一個法兒：她脫下鞋子，上炕把我連長扶了起來，再給他喝水，水就骨碌骨碌地灌下去了。把大半碗水都喝完了，老會長貼着他的耳根子小聲地問：

「還喝不？」

燈光裏，他看見我連長的嘴唇動了動，老會長從她心眼裏笑出聲來了。她下炕又給他倒

了碗開水灌下去，另外端了一碗豆腐腦來，親自嚐了嚐，不大燙，她吹了吹，就喂他。一碗豆腐腦，一會就吃完了，並且能說話了，用舌頭舔着乾燥的嘴唇：還要喝水。她又端了一碗開水來，給他吹涼了，傷兵自己端起來骨碌碌地喝着。喝完了，他舒舒服服地躺下去，身子骨開始能夠轉動了。

老會長心上像是放下了一塊石頭，鬆快多了。她走到灶台那兒，裝了一碗白麵，給他做麵片。把麵片煮得爛爛的，撈了一碗，放在炕沿上，等了會，涼了，老會長自己爬起來，稀里嘩啦，幾口就吃得一乾二淨。吃完了，他用箸子敲着碗邊，眼睛直盯着灶台：還想吃。老會長懂得他的意思，就問他：

「你吃玉菱子餅不？」

「敢情好，」我連長的嘴畸角上閃上了笑影，說，「好老鄉，我就想吃塊餅子。」

老會長解開腋下的扣子，從懷裏掏出一個熱騰騰的手巾包，打開來，裏面包着三塊餅子，還熱哩，她擎了一塊遞給他，說：

「這是我今兒早上做的，沒吃完。打游擊，怕涼了，就放在懷裏，你吃點看看，不涼吧？」

我連長咬了一口，點點頭：「不涼。」
老會長鬧了一宿沒閤眼，站着都要打瞌睡了。

屋子裏窗戶上的蔬紙，慢慢發白了，燈草的光圈黯弱下來，——天亮了。

村裏的人聽說老會長家留下一個傷兵，都來探望了。村長和游擊小組長首先來打了一個照面，安慰了幾句，就出去了。不一會工夫，村長手裏拎着一隻雞，毛都拔得乾乾淨淨的了。走進屋子，把雞往桌子上一放，說：

「連長，你到咱們村裏來，沒好吃的，我剛才殺了一隻雞，叫老會長給你燉燉吃。」
我連長在炕上微微欠起身子來，雙手直往外推，說：

「不要，不要，你拏回去，我要吃，我自己會買，」他心裏想：我是個連長，整天在連上給戰士們講羣衆紀律，我自己怎麼能够隨便吃老百姓的東西啊？

「你爲咱們老百姓打戰受了傷，流了那麼多的血，身子骨瘦成這個樣兒，不吃點好的補補，身子骨也壯實不起來啊，」村長坐到他炕邊上，耐心地給他說，「咱們村裏養傷，吃隻把雞，算什麼。」

「我現在還不想吃東西，……」

「噢，連長，你可把我這個村長當外人看了，你以為我不知道嗎？我聽老會長說，你可想吃東西哩！玉菱子餅餅你吃的可香哩！」

我連長是個老實人，連撒個謊也不嚴實，叫村長道破了，心裏怪難受，蒼白的面孔有點微微泛紅了。他急着辯解，他要吃，他自己會買，叫村長拏回去。村長要是不拏回去，就是煮好了，他也不吃。老會長站在門外邊看他們堅持不下去，便走進來，暗地裏向村長做了一個手勢：指着桌上的鷄，又指着自己和外間屋子，說：

「連長不要，村長，你就拏回去吧。這是隊伍上的規矩，他們不吃老百姓東西的。」村長懂得她的意思，旋即改變了口吻，譴責自己忙糊塗了，竟然忘記了這些。他坐了一會，叫我連長安心養傷，要什麼，跟他提一聲，馬上就送上來。最後他說：

「老會長是一個轉移組長，她帶着七家人家打游擊，你就編在她這一組，要是情況，就跟她走，準沒錯兒。——周圍三四十里地，老會長那條道，都摸的一清二楚。吃喝轉移，她都不叫你操心。有回，一個傷兵走不動，她就扶着他走，走到一個石崖邊，她扶着傷兵上，上不上去，她就蹲下去，」村長在炕沿做着蹲下去的姿勢，笑着說，「讓那個傷兵踩着她的肩膀上石崖，找了個黑洞洞，她拏了根棍兒，在洞口給傷兵放哨，躲過了鬼子的搜山。」

說到這兒，他在老會長面前翹出大姆指說，「老會長可能哩！你跟他轉移，着實地平安。」

老會長聽着村長在一句句讚揚自己，打了皺折的面孔上時不時泛起媿然的笑紋，把臉轉向門外，一壁說：

「這不算啥，值不得提！」

村長拎着雞走了出來，把雞放到外邊老會長的屋子裏，低低地說：

「你快點給他煮，補補身子，有了情況，好打游擊。」

「有情況，可得先告訴我，這不比昨天，我這組有傷兵，要早些準備才來得及呀！」

「這還用你操那份心！」

她把雞又洗了一遍，切成小塊，用沙鍋給他燉下了。到下午，她端了滿滿的一碗雞，走了進去，我連長睜着兩隻驚愕的眼睛，盯着碗，詫異地問：

「這是誰的？」他想起早上村長送雞來的事，追問道，「是村長……」

「不是的，村長的雞，你不是看着他拏走了嗎？」她把炕桌放在炕上，那碗雞就靠我連長的身邊炕桌上放下來，解釋道，「你瞧，你的身子骨瘦成這個樣兒，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不吃點好的，怎麼行啊。我知道隊伍上的同志，是不吃老百姓東西的，我墊錢給你買了

一隻鷄，將來一古把堆還給我。」

「真的是你買的嗎？」

「誰還哄你，這孩子！」

「那怎麼好呢？」

「不要緊，我的大小子也在隊伍上，他要是受了傷，走到你家，你娘還不是和我一樣的要照護他，同志：你吃飯吧，趁熱。」

看他吃得那麼香，大口大口地往下嚥，老會長真是說不出的喜歡啊！吃完飯，她端過炕桌來，看到我連長傷口那兒還汨汨流出血來，她向屋子裏四下找了半晌，見沒有什麼乾淨的棉花和布什麼的，她打開櫃子拏出一件棉襖來，拆了內襟，扯出一大塊潔白的棉花來，我連長說：

「這衣服不穿了嗎？」

「是我大小子的，他在隊伍上，公家短不了衣服給他穿……」她走過來給我連長換了布，把傷口包好了。

接着游擊小組長和一個農會會員，也送來豬肉雞蛋什麼的，老會長這次可乖巧了，她都

不叫他們抬進去，她私下做給他吃，都說是她墊錢買的，把我連長瞞得個嚴嚴實實。這樣休養了半個多月，我連長身體恢復了一些，傷口却還沒好，整天躺在牀上，不能多走路。

隊伍上完成了追擊的任務，營長派了兩個通訊員來，要接我連長歸隊了。兩個通訊員一進村，便分開手，那個矮矮的到交通站去動員担架，外號叫做「洋馬」的徐三小，邁開步子，打聽出我連長就在老會長家裏，便走了進來，因為個子太高，他屈着背進來的。我連長一聽見洋馬的聲音，在炕上喜歡得跳了起來，彷彿傷口的痛楚全忘記了，他凝神地在聽洋馬敘述隊伍上怎樣追擊敵人，得了多少勝利品，營長派他來等等，最後以商量的口吻問他：

「連長，什麼時候走呢？」

「馬上就走，馬上就走。」我連長從炕上跳了下來，腿還是有點不得勁，可是他咬着牙根熬住了。他從身上掏出一疊糧票和鈔票給對方，說，「你給我跟老會長算算帳，我在她家裏吃了半個月的飯，她還墊錢給我買了一隻雞，三斤豬肉，一斤牛肉……全給我付了。你帶錢沒有？」

「營長叫我帶了五十塊錢來。」

「那就好了，不夠，你付上。」

老會長見洋馬去算賬，頓時跑了進來，指指點點地說：

「哎喲，同志，在我老婆子家吃了這點飯，還要算賬，真虧你說的……」

「那雞肉和肉錢，一共是多少？」

「那不要錢，是人送的。」

我連長不相信：

「你別騙我，我知道是你熱錢買的。」

「不是的，是村長他們送的。」

「誰說的？你不是講是你熱錢買的？」我連長急得想把肚裏吃的東西吐出來，但是他忘記了東西早已消化完了。他見洋馬一個勁在盯看他，那眼光好像是責備他不應該吃的精神，心裏想：「你別看我，我做連長的，決不是有意吃的啊。」他氣得臉漲紅了，說，「不行，不管是誰的，我也要給錢，不能白吃老百姓的，早知道，我怎麼也不吃了。」

說完話，他有意看了洋馬一眼，彷彿回答他一樣：「你聽見了嗎？」

「以後再說吧，」老會長轉過來問通訊員，「你吃飯了沒有？」

我連長催她快點算賬，他一會就舉走了。她楞着兩隻深凹下去的眼睛，吃驚地指着我連

長的大腿傷口說：

「這怎麼能行？同志！不能走，等傷養好了，再走……」

門外走進來那個通訊員，他告訴連長担架動員來了，放在門口，就等連長了。我連長叫他先把行李拏出去，他自己一壁默默計算一共吃了幾頓飯，該付多少錢。老會長見她的勸說沒有效用，眼看着連長真的要走了，便急忙邁起腳來走出去了。她跑去告訴村長，上氣不接下氣地給村長說了一大堆，這消息，馬上在全村傳遍了。村長丟下手裏的算盤，連忙奔來，後面相跟着一大夥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形成了一長串人羣；老會長和村長走在人羣前面，她指手劃腳地給村長說個不休，滿嘴濺出白沫星子來。

太陽快偏西了。

走到老會長家門口的時候，我連長已收拾停當，把糧票和菜錢放在老會長的枕頭下面，他躺在担架上，催着伙子快點準備走。

村長搶上一步，蹲下去對我連長說：

「同志，你怎麼也不能走，傷口沒好，目下敵人到處燒啊殺的，你在路上萬一碰到敵人，那怎麼好？你在咱們村裏，沒好吃的優待你，可是圖個安全，敵人來了，跟咱們一塊

走……」

老會長不由分說的，她走過去把我連長的一個小衣服包搶了過去，抱在懷裏，往她家裏走去，想藏起來，好不讓他走，一壁說：

「我連長，說什麼，你也不能走，這叫人怎麼放心，傷口還沒有養好啊。」走到門口，她掉過頭來說，「我把你東西扣下，看你怎麼走？」她有把握地走進門去。

人羣把我連長圍住了，形成一個圓圈，大家盯着圓圈中心的我連長。人羣發出了笑聲，村長指着老會長的背影說：

「老會長，虧你精明一世，倒老糊塗了。你扣着同志的東西有啥用，他走了，不會派人來拏嗎？」

她於是失望地走了回來，態度軟了，帶着哀求的口吻說：

「那我把衣服還給你，你可不要走啊。」

蹲在人圈當中的三個伙子，看了我連長一眼，笑嘻嘻坐起來，把胳膊交叉在胸前，同聲地說：

「他要走，咱們不走，看他怎麼走！」

大家你一嘴我一舌地，都勸他不要走，說得兩個通訊員全猶豫起來；真的，萬一在路上碰到「掃蕩」的敵人也是不好辦的事啊。洋馬心裏想：營長臨走的時候，不是跟他說要小心敵情，這不比單身人出去，碰到敵人，也不含糊，還有傷兵呢，跑也不能跑。但一想到這是營長給的任務，就是有困難危險也要完成的，就沒說什麼了。我連長躺在担架上，微微欠起身子來，向大家掃了一眼，說：

「謝謝大家的好意，上級派通訊員來接我，我應該服從，本來我早就應該歸隊的，還是讓我走吧，不能再打擾你們了……」

村長勸他說：

「咱們也不是不讓你走，等傷口好了再走不遲。目下也不比平時，鬼子還在咱們這地面上『掃蕩』，你帶傷碰上鬼子，有個山高水遠，那怎麼行啊！你再休養幾天走好不好？這兩位同志也在咱們村裏等你，這該沒說的了。」

一個小孩子從人羣的大腿當中，擠到前面來，抓住担架的橫槓說：

「伯伯，你不走，不走……」

忽然村口的狗汪汪叫了起來，大家的注意力被吠聲吸引去了，不由地把險轉向村口，只

見一個人飛也似的跑來，人叢當中分開一條路，他汗流滿面的急着四處看，像是在找什麼人。他是村裏的自衛隊員，今天該他的崗。

村長從担架旁邊站起來，湊過去問他什麼事，他才吃驚於自己的慌亂，村長在他面前，竟然看不見。他說：

「正是找你，敵人來了，有二百多……」

大家靜下來，視線集中在他身上：

「在什麼地方？」

「你看見了嗎？」

「從南山小路的溝裏揮出來的，誰也不知道，是我在山上親眼看見的……」

「現在到了什麼地方？」村長急着問。

「到了左峪。」

「真的到了左峪？」

「嗯。」

「那離咱們村子只有三里路了，連跑也來不及了，這，怎麼樣好呢？」

人羣當中發出焦急的嘆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大家都沒準備，跑也來不及呀，槐葉村的地形是兩山之間，只有村左側有一條小路，比較隱蔽，可以轉移出去。但敵人到了左峪，如果進到村邊就一個也走不脫了。

正在大家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我連長霍地從担架上跳了起來，他精神抖擻地對大家說：「村長，你帶大家從村側面轉移出去，我帶通訊員到對面去頂住敵人……」他指着村對面的高山上的那個小廟說。

「那怎麼行，你趕快走吧，現在還來得及，晚了怕不行哪，」村長轉過來對通訊員說，「你帶連長先走吧，快點。」

老會長把小衣服包放在担架上，拉住我連長，急急忙忙地說：

「同志，你是病人，傷口還沒好，快走……」

拾担架的伙子，馬上過去拾妥担架，理好了繩子，試了試，好了，便催着說：

「連長，睡到担架上來，咱們担你走……」

我連長墊起脚尖，提高嗓子對大家說：

「我現在不走了，你們快走，我給你們頂住敵人，保叫敵人一個鐘頭也進不了村！」他

掏出插在肩上的駁壳槍，上了頂門子，向通訊員一撇嘴，說，「走！」

老會長一篤一篤地搶上去，堵住我連長的去路，指着村左側的小道說：「你不能去打仗，你傷口還沒好，你快從這邊走，這邊走出五里地，翻一個大梁，就平安了。敵人上不去的。」她見連長沒吭聲，又補充道，「你不認識，我帶你去，你還是我這個轉移小組的組員哩！」

我連長堅決地說：「我不走！」

大家搶着勸道：

「連長，你快走，你不走，咱們也不走……」

村長急得直抓頭，向我連長央求道：

「你不走……你看，大家也不走，你走吧，咱們村裏的游擊小組會頂着的。」

「咱們隊伍就是保衛老百姓的，敵人來了，我怎麼能走！」

老會長走過來，指着他那凝結了一大塊血疤的傷口說：

「可是，你受傷還沒好啊，同志，你聽大夥的話，沒錯兒，我帶你走！」

「對，老會長帶着連長轉移！」

「我問你們一句話，」我連長放開嗓子大聲問道，「你們愛護不愛護咱們隊伍？聽不聽咱們隊伍上的話？」

全體的聲音：

「愛！」

「聽！」

「那你們馬上轉移，村裏的游擊小組跟我來，快，晚了怕敵人衝進村來……」

說着，我連長衝出了人叢，迅速地向村外走去，通訊員和村裏十幾個游擊小組組員跟在他後面。他一口氣只向前跑，踩着嶙峋的石子，一步高一步低，很費力地走着，過了沙灘，一上了對面高山的山麓，終於因為身子還沒復元，滿頭滿臉流下雨一樣的汗水，氣喘喘地走不動了。腿失却了移動的能力，左腿傷口因為震動得過於厲害，火燒着一樣地痛楚起來，他鼓足了勁，再往山上爬，走了沒兩步，便倒在地上了。洋馬大步跑上來，把他扶住，叫他在路邊一塊巖石上休息一下，他雖然頭有點暈，但仍然支持着，搖搖頭：

「不行，晚了怕敵人進村。」

他扶着通訊員，抹去頭上的汗和泥土，又往前走。

他們爬到山頭的小廟那兒，太陽已經壓着西邊的山頂了，小廟浴在一片燃燒着的夕陽裏。

我連長一爬到小廟那兒，縱目看了一下地形：小廟的正面冲着左峪那個方向，從小廟左邊伸延出去又是一座微微隆起的山峯，山脊背後是一片凹地，向小廟右邊過去，突起一個山峯，下面是一溜一層層的梯田。小廟後面，走下二十多米達的地方，是一片麥地，綠茵茵的小麥剛抽了芽，在冰結的泥土上露出頭來。我連長派游擊小組到小廟左側那片山後凹地隱藏起來，一個個散開，等我連長他們這邊開了槍，他們再開槍。我連長自己帶着兩個通訊員，就在小廟後側隱伏下來，洋馬不時在廟後面露出半個臉子來，觀察敵情。

村裏的老百姓開始向村左側的小道轉移，牽着牛，拉着驢，抱着小娃，在人叢當中，夾着豬，亂嚷着，呼喊著。老會長帶着她那七家人家，在人羣前面走着。

洋馬突然蹲了下來，低低地對我連長說：

「來哪！」

我連長從地上站了起來，伸頭暗暗向前望去，二百多敵人，分做兩路縱隊，很齊整地走來，離隊伍前面半里路遠近的是十多個漢奸便衣隊，一路東張西望，怯生生地前進。敵人的前進方向，正是冲着槐葉村。

我連長拿過他旁邊通訊員的馬槍，向前進的敵人射擊。敵人立時停止了前進。隊形混亂了：前面的敵人向後退了幾十米遠，依着山邊，就地伏了下來，利用自然地形，很迅速地建起臨時工事；把沙灘往下一挖，面前壘上石子，就造成了一個臨時掩體，伏在裏面向山上還射。後面的敵人，立時上了路邊的那座小山，在山半腰的一棵槐樹下面，按上了砲位和機槍陣地，所有的火力都向這邊山上的小廟射來，壓得我連長抬不起頭來。

我連長在小廟後面，看敵人的火力實在太猛，他們總共只三個人，武器也只是一條駁壳槍和兩條馬槍，這怎麼能對抗呢？我連長指着廟右邊那山嶺說：

「洋馬，咱們到那兒去……」

他們三個人立時順着地到右邊四百多米遠山嶺那兒去，放了一陣馬槍和駁壳槍，我連長指着小廟說：

「咱們快回到小廟那兒去，敵人的火力，一會就會壓過來了！」

他們慢慢向小廟爬去，我連長的大腿不大靈活，洋馬拉着他，一步一步地移動。

果然，敵人的火力轉移到山嶺這邊來了。山嶺前掀起烟一樣的塵土，子彈的金屬的呼嘯聲，噓噓地飛過山嶺。

我連長快爬到小廟那兒時，敵人對這個方向的火力已經稀薄下來，他把那矮個子通訊員叫到跟前來，對他說：

「你到游擊小組那兒去一趟，跟王組長說，叫他們分散開，到處向敵人放槍，放了槍就轉移一個地方再打……」

我連長和洋馬回到了小廟的後面，他躺在地上，讓那隻受傷的腿休息一下。一會，左側那兒響起了錯落的步槍聲，緊接着，敵人的火力轉移過來。敵人不知道山上究竟有多少隊伍，更不知道隊伍的主力在什麼地方，只是以優勢的密集火力向山上他們所認為的主力目標射擊。敵人聽游擊小組這邊的火力很強，到處響着步槍聲手榴彈聲，便斷然不移地斷定主力是在山峯背後了。

槐葉村的老百姓，陸陸續續地出了村，向大梁的路上走去，還有少數沒出村的，撒開腿，拚命地飛奔着。這時，因為接了火，人羣里却鴉雀無聲，靜靜地，水一般地流去。

我連長看敵人的火力集中向左側游擊小組那個方向射去，而且兵力逐漸對他們那個方向移，伏在河灘地裏的敵人前衛部隊，一個個躍進，想突左邊游擊小組的陣地了。

「洋馬！」

洋馬回過頭來，聽我連長說：

「快開槍，把敵人的火力吸引過來，再晚了，怕他們頂不住。」

他們接連放了一陣槍，我連長一槍打倒了一個向前躍進的敵人，一仰身，倒在地上，鋼盔正好蓋在死者的面孔上。沙灘上向前躍進的敵人停止了，又回到臨時掩體裏，向小廟射擊。

敵人的火力轉移到小廟這邊來；砲彈，子彈，手榴彈，像驟雨一般地在小廟周圍落下來，打在連長他們四邊的土上，撲撲哧哧地響，升起一陣陣烟霧，把小廟包圍住了，看都看不清。

一顆砲彈，嘯的一聲，打中了小廟，打中了小廟後側的我連長的胸部，他往後一倒，滾到山背後的麥地裏去了，胸前的黃棉軍服裏湧出一股股鮮血，把在地上的綠茵茵的麥苗都染紅了。他的手一鬆，那隻駁壳槍被扔到身邊五六米遠以外去了。

洋馬立即從上面跳下去，解開綁腿要給他裹傷，他無力地搖搖手，想爬起來，再到小廟那兒去頂住敵人，剛一勉強坐起來，旋即就頭暈得眼前飛舞着金星，頹然倒下來了。洋馬問他要幹什麼，他顫抖的手，無力地指着被炸燬了屋樑的小廟，焦急地說：

「別管我，你去，去頂住敵人，不要讓敵人進村……」

「好，我給你裹好傷口就去……」

「不，你去，馬上去……」他看洋馬手裏擎着綁腿帶過來，要給他紮，他一把把它搶過來，生氣地說，「你去，這是命令！」

洋馬沒有辦法，只好丟下綁腿帶，端着馬槍，屈着背上去。他上去放了兩槍，見敵人在原地沒有動，他便縮回來，看我連長很吃力在紮，又紮不好，便過去要給他紮，我連長連忙搖手止住道：

「我自己來，你，你怎麼又回來了？」他忘記了自己是第二次掛彩，而這次又是重傷，他想起來自己裹，剛一仰身，馬上便又倒下去了。

子彈在他們頭上嚇嚇地呼嘯着，一陣陣山風把地上掀起的塵土括過來，迷迷濛濛的，使人眼睛都有點睜不開。

一會，我連長深深嘆了一口氣，仰起頭來，說：

「你去看看，槐葉村的老鄉都出了村沒有？」

洋馬匆忙給他裹好之後，馬上低着頭，順着地面爬過去，在山梁的蔓草叢中，露出頭，

向槐葉村望去：老百姓因爲我連長他們頂住了前進的敵人，都平安地出了村，村裏空寂的，一個人也沒有了。人羣已走出四里多路，走在最前面的老會長，她帶着那七家人家，已氣喘喘地開始爬上那險要的大梁了。洋馬旋即高興地回來告訴他，他還有點不放心，詳細地問洋馬：

「你看清楚了沒有？」

「看清楚了。」

「他們真的上了大梁？」

「真的，連長。」

我連長這才放了心，連聲地說：

「好，好！」

「連長，咱們轉移到游擊小組那兒去吧？」洋馬望着左側那個山峯說。

但連長沒理他，也沒表示反對。他怕連長又不肯走，就催促道：

「走吧，我攆你過去，這會槍聲稀一點了。」

我連長依然沒吭聲。

他低下頭來一看：我連長的眼睛緊緊地閉着，嘴畸角上留下了一片最後的微笑，微笑裏飽含着勝利和愉快的情緒。

洋馬像是突然失去了知覺，他木然地呆在我連長身邊，久久說不出一句話來了。一陣急驟的槍聲，才把他震醒過來，他蹲下去，用手去按撫我連長被炸傷的胸脯，那兒已停止了悸動，停止了呼吸。他還不相信這是事實，又用手在我連長的鼻孔面前去試了試；那兒沒有一點氣透出來。

我連長展開着四肢，直苗苗地躺在麥地裏，從棉軍衣裏汨汨流出來的血，已浸入到泥土裏，灌溉着小麥的嫩苗。

暮色慢慢無聲地降落，沉鬱的大地浸在蒼茫的烟霧裏，槍聲依然噼噹啪啦地在響着……

一九四五，七，十二日。

禮 物

—

「不早咯，回去吧。」

「還早呢，怕什麼？」

朱老五吵架似地把回答的聲音放得很高。睡在他旁邊的小英連忙用手輕輕碰碰他底膀子，血紅的嘴唇偏過去貼近他底耳朵說道：

「小聲點兒，別給太太聽見了。」

「你膽子總是這麼小，知道了又怎樣？」

這次講話的聲音比較小了一點。他用兩隻手捧起她底腮巴子輕狂地在她底血紅的嘴上吻了一下：

「賤——」

她於是把頭掉轉裏面去，脊背對着他；一個人賭氣地咕嚕嚕，下了這樣一個有力的警告：

「你再不走，我不理你！」

「真的麼！」

那個沒答腔。

「真的氣了麼？」他又重複了一句。

「那麼你爲什麼不起來呢？」

他像是跌在棉花裏一樣的爬不起來，剛給她連拉帶拖地扶了起來便又故意地倒下去了。像朱老五那樣一個混身都長得結實的內的少年人，在店裏一隻手提上二三十斤的豬肉也不算一回什麼事，難道真的會跌在軟處，爬不起來嗎？不過是想多在這兒延宕一些時光罷了。過五六分鐘，他就一骨碌從床上爬了起來，貪戀地凝望着她，她用手整理着那凌亂的烏黑的頭

髮。

雖然已是三月十七日的夜晚，掛在碧海似的高空上的皎潔的月光依然是那麼圓圓的。水銀色的慈愛的光輝慷慨地傾到在地上。後門外邊慕窳一樣的靜悄，一張一張的剝脫了的青灰牆在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言語。巷尾的一盞路燈，害黃病似的，站在黑暗的角落裏默默地呆着。

月光把朱老五底影子拉倒在地上，他慢慢地向前移動着。他走不上兩步便時不時回過頭來瞅着後門口：她站在那兒也望着他。走到巷尾時，才把步子放開——走快了起來，可是躡在垃圾堆旁邊的野狗，給他底沉重的脚步聲驚醒了。牠大搖大擺地從黑暗的垃圾堆那兒走了出來，毫不客氣地有如見了乞丐一般汪汪地叫着。

她怯生生地連忙提着門把它關了，輕輕地生怕發出響聲來。釘在門頭上的小銅鈴鐺却偏偏有意跟她開玩笑的響了這麼一下。帶着一顆驚悸的心，從後門回到她底小廂房去。經過那條通自己房的甬道兩旁的牆都像是睜着大眼睛，惡意地在盯着她，她不敢仰起頭來望一望，只是蹣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走回去。

到了小廂房裏，一顆稚弱的心仍舊在卜通卜通地跳着，臉上的紅暈和熱度也並未消却。

偷了別人一件東西怕給發覺似的惶惶不安着，等到躲進被窩裏去時，又像是遺失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悵惘起來了。

二

小英到姚家來是兩年以前的事。

隨着一陣一陣給災難在屁股後面驅使着的人羣，小英也從不知淹到什麼地方去了的家，流到城裏來。下了媒行（註一），不過是白坐了幾天，那麼多老油子（註二）都沒有人家，何況她一個剛進城的十九歲的女孩子呢。她整天地閒着，憂愁着。

有一天竟然給她在膺府街碰見了一個熟人，從前常在鎮上一家小茶館裏吃茶談天的張貴發叔叔，幾年沒見面，張貴發叔叔倒有點不認識她了，還是她走過去叫他：

「張叔叔！」

張叔叔看見她很高興，並且還答應她介紹到一家公館裏去做工。真的，過了兩天她就給張叔叔領到吳公館做一個吃飯做事沒有工錢的丫頭。張叔叔叫她進門以後不要多說話，這是大公館呀。張叔叔走了以後，她才知道受了騙：她是以二十塊錢的代價被賣給吳公館；賣身

契約上有張貴發底簽字。

爲了她年青活潑跟做事的靈敏，在吳公館裏的地位是超過佣人以上的。太太很喜歡她，略爲舊了一點的衣服便給她穿。她給打扮得和普通人家的少女竟然沒有多大的分別。太太常常開玩笑似地對她說：

「好好的做事，過兩年，我同你找一個好好的人家，也有個歸宿了。」

聽到這種話的時候，她底臉便不由她會紅了起來，而把頭羞澀地低下去。但是她心裏也未始不想真的能够找到一個好男人，多好呢！不像現在聽人家喚狗一樣的喊到東叫到西的。

事實上並無須乎等上兩年。在三個月後一個大家都出去看戲，只留下兩三個佣人在家裏看門的晚上，家裏大少爺忽然從外面回來了。關於大少爺要什麼拏什麼，本來是有徐媽去照應的，無須她來動手。但是大少爺偏偏要她倒茶，打水抹臉，可又有什麼辦法呢？並且還這樣問她：

「你沒有看戲去嗎？」

「我們那有福氣去看戲吓。」

「爲什麼沒有福氣去看戲呢？我給你錢，明天去看，城裏的戲比鄉下的戲好看多了，

——什麼都是真的。」

小英聽見了這話心裏着实高興了一下，可是一霎眼的功夫，這高興便又很快消逝了：「我怎麼能够要大少爺的錢去看戲呢？」他低下頭，尷尬地沉默了一會，好半天才找出一句話來回答：

「我不看。」

大少爺濕漉漉的預備洗臉的手，從皮夾裏掏出了一張花花綠綠的長方形的紙，在她底眼睛前晃了一晃，就急遽地塞到她手心裏來。她拔起腳來要走，却給大少爺在門口擋住了……

那一晚兩個鐘頭以後聽見外面有人敲門的聲音，大少爺才讓小英提起沉重的脚步，懶洋洋地移了出來，臉上有如酒後似的熱騰騰的。

小英在大少爺房裏的事情，如一隻小鳥似的，從底下人的嘴裏飛來飛去：慢慢地傳到吳老爺底耳朵裏。起先，這事情，會使他焦急了好一些時候，讓他們這樣弄下去，那不是叫掙了一輩子的面子的吳老爺，丟盡了人嗎？但想到老朋友姚遜齋最近想討一個「小」，如今尙在「物色中」時，憂慮才又化爲愉快。

姚遜齋是一個近五十歲的吝嗇的綢布商人。靠着工作過分的謹慎和用錢的節省，由一

個店夥爬進賬房，做了泰來昌的股東之一。這是他十年來在布業中奮鬥的光榮的歷史。爲了他個人的個性如此，他看見店夥們無事抽煙也會引起他一番的大議論來的：抽煙是一種浪費，這些地方也應該節省。他是希望每一個人都學他那樣節省的。所以他一進店，夥計們爲了地位的關係，不得不拘束起來，可是背着他的面，却不客氣地常常罵他：

「喲，沒有姓胡的借給你兩千塊錢，還不是和我們一樣的站站櫃台，穿木裙子，吊兒郎當，像什麼東西！」

逢到這樣的時候，站在旁邊的人，很少不擰嘴挖苦一兩句的，材料反正是現成的：

「你何必同他計較呢？焦尾巴（註三）的人，就是做焦尾巴的事；我們要留點飯給子孫吃。再神氣些也沒用，——焦尾巴！」

講這話的人於是擰一擰嘴，有時甚而至於拍拍自己底屁股來增加語勢。

姚遜齋那件事趕不上人？有的是錢。然而碰到同業中間道「有幾位世兄」時，却實在使他焦急，臉紅起來，慚愧自己的沒有能力。他固然是以怕老婆著名，但談到生兒子時，那有着一顆橄欖型的臉子，和一段冬瓜似的身裁的老婆，在他面前是要讓一着的，因爲他有極其充分的理由講出來，叫她沒有話說：

「什麼事你都要強，人家女人會生兒子，你呢？——不中用的歹貨！」
不過這也有限制，說遍吧遍則可以，放肆地囁嚅一會，那馬上會遭到不客氣而冷酷的反攻的：

「生兒子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你怪我，——你才是沒用的歹貨呢！」
話雖這麼說，她心裏也未使不想生個把孩子，在手裏抱抱，省得看見別人的孩子，沒命地喜歡，終於給人抱走了。所以聽見別人勸她讓太爺討一個「小」，她就馬上接受，不會表示一點異議。這在姚遜齋本人，却相反地躊躇過一些時候：討「小」得要錢的呀！另一方面聽見別人罵他焦尾巴時，自己往往這樣安慰自己：「她今年也許可以呢！」她本人不相信自己不會生產的。

如果能不化錢而討一個「小」，這在姚遜齋決不加以猶豫的。所以他高興得把眼睛眯成一條線，在聽吳老爺說下去：

「……遜翁，你也有這個年紀啦，要是不見怪的話我家裏那個小英，唉，小英……要遜翁滿意的話，我倒可以送過來……嗚嗚，你看……」

「府上的小英，人倒的確不錯……」他幾乎要即刻答應下來了！然而每辦一件事時總忘

不了家裏那張橄欖臉！尤其是這件事，如不跟她商量好，那將來的「氣」是有的，「淘」呢。

吳老爺同他是十多年的老朋友，又有點姨表兄弟的關係，從前他爲了遠房的姪子吃官司，用天大的面子找姚遜齋，以泰來昌的字號担保出來的。後來送他的禮物，他不肯受，這點人情，却是在他心裏耿耿不忘，他來的時候，滿心想把小英送給姚遜齋——暗暗的把人情了掉，現在却聽見他似乎有點躊躇的樣子，就連忙逼緊一句：

「你看，中意吧？」

「我倒無所謂，想同賤內商量商量再說吧。」

這一下子。吳老爺放了心：

「那也好的，我想尊夫人一定是沒什麼問題的，嗨嗨。」

「尊夫人」的確沒有什麼問題！不過有一個條件：進門頭一天要向大大小小的親戚朋友叩頭，除每天應服侍太太外，一切的舉動還要服從太太調度。否則滾蛋！這些在姚遜齋看來，一點也並不覺得苛刻，因爲他本人是服從慣了的。

進門的那一天，吳老爺特地把張貴發在上面簽了字的小英的賣身契，親自遞給姚遜齋。意外地他拿出二十塊錢來付給吳老爺，吳老爺半路上擋住了：

「笑話，這點小意思，還要老兄付錢嗎，太不够交情了。老兄幫過我底忙，不止一次了……」他暗暗地把話講出去，「本來不預備把這張筆據送過來，不過怕以後引起麻煩……所以……嗨嗨……」

於是姚遜齋輕輕地又把放在桌上的二十塊雪亮亮的現洋，用手帕包了起來，嘴上浮起感謝的微笑。

在名譽上小英雖然做了姚遜齋的小，實際上依然是一名丫頭。姚遜齋到小英房裏來的時候，是要得到太太底允許的。太太出去時，固然可以馬虎點，但給太太曉得了，小英不消說，即連太爺也要受罰，當然是就題發揮，從別的事情上罵開去：

「我曉得你老糊塗了，給那個妖精迷住了，一天到晚昏頭昏腦的。」

其實，像這樣昏頭昏腦的時候，兩年來也不過一二次，却變爲她永久的話柄了。逢到太爺昏頭昏腦把如同刺一樣的短鬚刺上她底嘴巴時，她望着他額上的皺紋却只有苦痛。她並不願五十歲的太爺的昏頭昏腦。於是巷口肉店裏小老板朱老五佔有了太爺的位置。

早茶的客人漸漸地散了，得勝園裏依然是只臘下幾個老茶客。這幾個老茶客不到茶吃得和白開水一樣而家中的中飯快好時，是不肯走的。大家會久了，都漸漸地認識了。閒着沒事，便談談大街小巷的新聞，以至於國家大事。大家認爲善於說話而知道消息頂多的陶老二，今天並不使人失望，他嘮嘮叨叨地在叙述着一件動人的故事，大家入神地聽，連街景也懶得望了。在他對面的李季才聽完了以後，還有點不相信：

「真的嗎？」

「這還假，」他聲辯地道，「小刀子親眼望着他，從姚家的後門口出來的，那個騷貨，還在門口送他呢！」

「啊！」旁邊的人也不禁驚奇起來了。

「小刀子說，要不是狗叫，他還不曉得呢……唉，現在的女人……」

「現在的女人沒一個是好東西……」李季才見陶老二沒說下去，就連忙把他的意見補上。

「我曉得姚家要倒運了，自從這個女人進門，連年年賺錢的泰來昌，聽說也敗了呢，去年就足足虧了八千！」一位命運論者這麼說。

「看見她上街來買菜時的那個樣子，我知道就不是個好東西！」

「對啦，我也是這麼說。」

「陶老二的相法倒不錯呢！」

說這話的李季才自己笑了，大家也笑了。

四

近來小英格外地顯得和氣，連徐家的劉媽在廚房裏罵她玩，也不會引起她底什麼憤怒，却意外地承受下來，帶着善意的勸告說：

「不作興這樣罵人的啊。」

可是看見太爺從店裏回來，却有點異樣：不知怎樣的，她怕望太爺那付死氣沉沉的肉多得像是要掉下來似的胖臉。對於笑，姚遜齋也是和錢一樣的吝嗇的。在房裏私下碰見小英，才慷慨地破例笑這麼一笑，然而有節制地便很快地收斂回去。然後老規矩地摸摸她底有兩個酒渦的腮巴子，對方却大理石像似的沒有感覺，總是逃避地說道：

「太太看見了，又要罵人了，你總是——」

「她敢罵，有我呢！」太爺背着太太的面，膽子是相當大的，「她以後再罵你，你告訴我，我來收拾她，看她狠……！」

「喲，哼，你——」她做出一個不信任的微笑。

「不要氣，好好的養一個兒子，我扶你『正』，和她平輩稱呼——氣死她！誰叫她不生兒子的，這可神氣不起來！」

「真的嗎？」

愉快的笑紋，迅速地漾上她底臉龐。但等到抬起頭來，望見他下巴那短小如刺的鬚髭和露在嘴唇外邊的那一排不健全的黃黃的牙齒，剛才像急流從心中衝上來的歡喜，又不禁浪花四散，消逝了。黯然地站在五十歲的老人的旁邊。

太太見太爺許久許久沒出來，在堂屋裏突地高聲罵了起來：

「一天到晚白祭飯，連個地也掃不乾淨——你看看瞧：全是灰！『掃地不掃邊，一天掃一千。』噯，心簡直野了，我沒看見過這樣的女人，一見了太爺回來，魂都沒有了。什麼事也做不好，——像是鬼摸着頭！這樣不要臉的東西，呃，我沒看見過，唉，我活到四十多歲，簡直沒有看見過。」

小英底身上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了。其實，這幾天她做事特別小心，生怕她罵；終於免不了這一場。小英到姚家來以後，罵已成了『家常便飯』；對太爺，却有點爲難起來了：發脾氣吧，不單是不敢，而且從來就沒想到過；忍受下來，又似乎在小英面前不好塌這個台。他早一會還說是要收拾太太的呀！於是消極抵抗：不讓小英出來。這種抵抗法，在小英這方面却是有點不利的；因爲不出去，罵起來，仍舊是派到她頭上，太爺却沒有什麼關係。所以她要求太爺讓她出去，把太太所認爲不乾淨的地方掃掉。太爺忿忿地向她呶呶嘴：

「不要管她！」

太太見這一礮沒放響，可真的動起氣來了。早一會罵時的態度還相當悠閒，現在可不同了，憤怒如找不到出路的火頭在亂闖：

「哼，我瞞得嗎，現在越過越變了，連我講話也不聽了。仗着太爺底勢力來欺負我，不睬我，好，你底手段厲害總算認得你是了。你再不出來，看老娘今天對付你就是了，我不怕你仗勢欺人，越過越沒有規矩了！」

她底話像煮沸了的水。嗓子叫得幾乎啞了還不够，又用鷄毛撻帚打在桌子上來增加她底聲勢。這本來是多餘的，只要聽到剛才的一番話，小英在房裏已不知怎樣是好了。原先是因

爲太爺阻止她，現在却是她想出來，嚇得不敢了。太爺也有點怕，但却鼓起勇氣來拍拍自己底胸脯，對她說：

「你出去好了，怕什麼，——有我呢！」

敗兵似的小英低着頭出來，在一心一意地尋找太太借以爲話題的不乾淨的地方。找來找去，才在到後進的過路上看見一小團白紙。她預備走過去把它拾起，太太早就提起那雙小腳篤篤地走來，兩隻手像兩把槳似的划着。小英底背脊上於是重重地受了一鷄毛禱帚，她連忙躲避地走過去，把小紙團拾起來。

那邊太爺底一副死沉沉的臉子，在房門口露出來了，用厚厚的手抹一抹胸口，擺出一股正經的樣子：

「一天到晚吵到晚，我回來一刻兒也不得安生——」

橄欖型的臉子上的一對小魚眼睛，氣憤憤地從小英底身上，隨着他底講話的聲音而移轉過來，惡狠狠地對他瞅了一眼，他於是馬上改變了口氣：

「你這個丫頭也是的，就把地掃乾淨了，不是沒有事了嗎？膿包貨，這點事也做不來！」

「這小紙團也不是我沒掃掉，是後頭的小冬子……」

「你還嘴強？我曉得你近來變了！」她攔腰罵上來。

「快同我打盆洗臉水來，我要出去了。」

太爺的命令算是解了她底圍，她逕自走去打水了。

五

四月的風，帶着一股誘惑性吹着。姚遜齋雖然已上了年紀，走起路來，可很年青，由家裏進店的三四里路，在他簡直不算一回什麼事，而且越走越快。他低着頭一個勁地向前走，忽然後面的歌聲向他追了來，他凝神地一聽：原來是——

一搖搖，二搖搖，

搖來搖去一個大烏龜！

他底耳朵裏塞滿了「姚」呀「姚」的。莫名其妙地回過頭來一看：後面正有一大羣小孩子在離他不遠的地方站着，其中有一個稍爲大一點的男孩子，把手伸出來，手心朝地放在空中，五指散開，中間的手指在空中一動一動的，興高彩烈地唱起來：

搖來搖去一個大烏——龜！

人羣中掀起一陣笑浪。有的還大聲地拍起掌來，望着他這面笑。他氣吁吁地想回去抓一個過來，罵他一頓，可是看到大都是不滿十歲的孩子，就顯出不屑計較的樣子，逕自走了。但氣却未消。街上和往常也有些兩樣：他奇怪有些坐在店裏的男女彷彿也用手在指他，而且好像還在討論他呢！他身上有如被什麼針刺了一樣的不安，在腦海里把過去的事一件又一件地翻開來看：姚遜齋沒有對不起人的地方。那爲什麼街上的人，在望他指手畫腳呢？尤其使他不明白的是孩子們所唱的：「搖來搖去一個大烏龜。」但想到家裏那張橄欖臉有點了解了：——別是因爲我討了小英，她也暗地裏……哼，好傢伙！

到店裏，一天不消說當然是掛起那付鍾馗臉，即連晚上回到家裏來，氣也還沒消呢。一屁股坐在下沿那張椅子上，「死了二十四房人」似的，在不斷地長吁短嘆着。有時候雖也想走出去，可是走到房門口那兒便又蹙轉回來，依然坐在原來的位子上，仰着頭，望着紅漆的天花板發楞。擺在長桌上的鐘敲了九下，他仍舊沒有睡意。

像這樣的情形在五年前，他也曾有過一次。那是因爲他爲了王相公打碎商架上的一塊玻

璃，他逼着他非賠不可，不然請來手人吃茶，王相公給嚇跑了。來手人倒反而請他吃茶，要人。這天晚上也是坐在那張椅子上，長吁短嘆地不說話。太太知道了這情形，去設法把人找回來，他第二天的臉色才展開來。然而今天太太却像丈二和尚摸不着他底頭腦，於是帶着安慰的口吻說：

「又和誰生了氣，到現在還不睡，——平常別人多點一刻兒燈，你就嘖咕嘖咕的了，現在你自己呢！」

他忿忿地望望她一眼。回答依然是那不斷的長吁和短嘆！

「有話總得說啊！天下無辦不了的事。講出來，也好大家想法子。」她如同大人對小孩子那樣的說，可是他仍舊一個勁地有規律地在嘆氣。

「是不是又和孫老板賭了氣？」

「不是的，誰跟他賭氣呢。」算是有了回答。

「那麼，和誰呢？」

他上氣不接下氣地把今天早上在路上遇見的情形，一字不瞞地背書似地報告給她聽，臉上如同黃霧天似的陰沉着：

「到老了，還受這些小鬼的氣。我不曉得他們爲什麼罵——罵我呢？」他不好意思講出他們所罵的那句話：冷笑了一聲，又說道，「總算家裏人同我掙臉！」

「噢，是的，我也很奇怪，昨天換黑的時候，我出去叫換碗的（註四），家門口的人在一堆談心，見我出去，就不談了，不曉得爲什麼。昨天晚上，想告訴你的，後來倒忘了。」

「街上的人，我向來連三歲娃娃也不得罪的，爲什麼他們——」

「今天我一早就打聽，唉，就是這個騷貨！」她太陽穴上爆起春蠶一樣的青筋，走過來到太爺底跟前，小聲地說「——同巷口肉店裏的朱老五，有人還看見他從後門出去的呢！我說奇怪嗎？有天半夜裏，你不在家，忽然聽見後門的鈴鐺響，我還以爲是小花（貓）呢！那曉得啊，就是——你看，該死不該死！這小騷貨！一天供給她三餐茶飯，來丟姚家的人！唉……」

「真有這回事？」他聽見太太底話，大吃一驚，傻頭傻腦地這麼問。

「姚瀛齋底臉給她丟盡了，你還坐在鼓裏呢！」

他氣得不知所云，臉像白紙一樣的。

「這種壞貨，還能留在家裏嗎？敗壞門風的東西！」

太太沒等他發表意見，連忙又補上了這麼一句。他猛可地站起來：「哼，這丫頭，居然有這個壞心腸，——我早兩天還給她四角錢呢！」

他一急什麼話都毫無顧忌地講了出來，本來暗下給錢是爲太太所不允許的，於是給太太一個冷嘲的機會：

「這才好呢！給她倒貼去，好太爺！」

「我是給她買東西的。」他嚴肅地校正她。

太爺一口氣到小英底房間去了。

六

太太在外面聽見太爺例外地跟小英在房裏吵了起來，這在從前，是沒有過的事。因此倒使太太停下來，好奇地在諦聽，房裏的響聲可不小，接着是一陣木頭對擊的聲音，隨後的是小英抽搦地哭泣，而太爺也把他氣憤得最厲害的話罵了出來。

「狗入的你，你……」

小英底房外邊的四周，已給天鵝絨似的濃厚的黑暗重重地包圍住了。房裏的燈光，也是

陰悽悽的，把她和太爺底陰暗的影子推到掛在牆上的泰來昌做爲贈品的美女的月份牌上。小英垂着頭，在太爺旁邊一抽一抽地哭着，頭髮很凌亂。太太走到房門口的時候，奸笑着說：

「不要放刁了，自己做的事，還不曉得嗎？——還哭呢，幸虧你有這副臉！你想想看，還對得起人？一天給你三頓飯，是白吃的啊，你睜睜眼睛吧！到了姚家，你的本性還不改，在吳公館裏勾引大少爺……過去的事我不說罷了，我做太太的，不想嘴上傷人，你以爲我不曉得嗎？哼，我那一件事不清清楚楚？老實說：你底事我一明二白，你這還賴嗎？外面都講翻了，看你還有臉見人？——你不要臉，我們姚家還要臉呢！」

「你何必同她費口舌呢，」太爺一邊勸太太，一邊轉過來指着小英底頭說道，「你同我滾，姚家不要你這個敗壞門風的東西！」

她底哭聲高了起來，眼淚直往下滴。她站在那兒，木然地一點也沒動。他於是追問了一句：

「你滾不滾？」

她依然呆在那兒沒動，他移着短短的身子，走過去用力一拖，她抵住床脚不肯動，一鬆手，她便不自主地跌到地上去。太太走來踢她一脚，「瘟貨，你同哪個拼？呃，你放刁

好，明天叫警察來帶你遊街，看你潑不潑了！」

那個睡在地上的歪過頭來，帶着祈求的神情，哀告道：

「我，我不，太太……不咯……」

她無休無止地哭着。

「不也不行，姚家無論如何，不收留你了——」她轉過頭來，對正在打什麼主意的太爺說，「今天晚上不好走，那麼讓她明天早上走吧。」

太太多麼慈悲啊！

太爺給太太強迫地攙着走了出去。太爺底步子却移得很慢，聽見小英在房叫太爺太爺的，心裏漾起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步子走得更慢下來了。然而太太一句話，却把他想設法寬宥她底思路打斷了：

「叫什麼太爺，還是找你的朱老五去吧！」

這句話，一把刀似的，刺傷他的心，早一會的憐憫和寬宥，一陣煙似的消逝了。對睡在地板上的小英，除了憤恨外，什麼愛惜也沒有了：「滾你媽的臭蛋，我不要再叫你太爺！」

他們兩個走出去了。

她不好意思地從地上爬了起來，輕輕地把身上的灰塵拍掉。對着掛在牆上的一把小圓鏡子理了理凌亂的頭髮，用手巾揩去了臉上的淚痕，坐在床上發起癡來了。

聽着院子對面太太的聲音漸漸小下去，而袁老頭子底悠長的叫賣元宵的聲音，遙遠地送到她底耳朵來，她蹣跚地蹣跚手蹣跚脚溜了出去，她底未來的希望，整個地放在朱老五底身上去了。

一個人急遽地在黑暗的悠長的小巷子裏走着，走了沒一會功夫，擡起頭來一看：離朱祥興肉店已不遠了。連忙收小了脚步；遠遠地在風火牆的陰影處站着。她偷偷地用左眼角向斜對面朱祥興掃了一眼：老五不在店裏。顫抖地站了好一會，依然不見老五的影子。經驗告訴她，這時候老五應該在店裏的；她想再等一會，也許會來的。

初以為站在黑暗的角落裏，沒人看見，不料却給靠朱祥興一順的生大雜貨店的二老板望見了，在跟一個同他坐在一塊的一個男人說：「你看：就是這個騷貨！」

「哦！」

「又來勾引了！嗨嗨。」

二老板底話，一句句飄進她底耳朵。她底臉頓時紅了起了，馬上就拔起腳來瘋狂地走

了。在夜底羽翼下，賽跑似地奔回家，快到時，才又勉強地鎮定下來，徐徐地踱進去。

回到房子裏，羞恥和煩惱有如蜘蛛尾巴上一條不斷的細絲，悄悄地向她底那昏迷了的腦子上纏着。她白癡一樣的用柔純的眼光，老是盯着那張給睡了將近三年的古老的舊式的朱紅漆的柏木床：這床是老太爺在世時用的，連帳鉤也是熟古銅的呢。對着床的眼睛，緩緩地漸漸地直了……

七

第二天太太起得特別早，預備趁着太爺沒進店，趕快把她攆了完事，免得他以後再追悔。得意地走向小英的房裏去，在半路上就大聲地罵起來：

「晒屍，到現在還不起來，呃，要我來請你底安！」

她興沖沖地走進去一看：小英那兒在睡覺，她直苗苗的掛在古老的朱紅漆的柏木床面前，拴在頸子上的褲帶，凹進肉去有半寸多深，長長的一條紅舌頭，拖在嘴外面，兩隻手垂直在兩旁，動也不動了。

她嚇得啞口無言地連忙退出來，頭也不敢回，一個勁往外跑，一路叫道：「您爹，小英

吊死了，這潑婦！」

一九三六、十一月、二十八日。

（註一）媒行即薦頭行。

（註二）即佣人中的老手。

（註三）意即絕後，沒有兒子。

（註四）南京有一種專門挑着碗的人，可不賣錢，而是到人家去換舊衣服破鞋子之類的東西，叫做換碗的。

後 記

一九三九年春，西北高原上展開了蓬勃的生產運動，就整個生產運動來說，當時還只是一個發端，到後來，這運動已深入高原每一個角落，那輝煌的成績，簡直不能夠和發端時期相提并論了。當然，以後的成果，是由那時候的基礎上發展來的。「開荒篇」，「播種篇」，「秋收篇」，是初期一個角落的剪影，三篇可以各自獨立，其中也有一些聯繫。就從發端時期的整個運動來說，這三篇小東西，也還只是「滄海一粟」，說得僭妄一點，是生產運動大合唱裏的一點小小短曲罷了。

「警犬班長」，「麥秋的季節」和「微笑」，是敵後生活的斷片，「禮物」則是戰前寫的，附錄在這裏。戰前的一些不像樣的作品，曾存在上海一位朋友家里，敵人進入租界，其勢汹汹，聲言要到各家搜查，於是乎就燒掉了。也好，謝謝敵人，他迫使燒掉那些本來就應該燒掉的東西。「禮物」是在重慶的時候，在一家報館的圖書館里，偶然看到一些舊的「東方雜誌」，其中有這一篇，便抄下來，這是所謂「敝帚自珍」吧。不過雖然是這樣平常的

作品，在這樣的時期，在某些地區，說不定什麼時候，可能又會遭到被燒的命運。好吧，讓他燒去，看他能燒到什麼時候！被希特勒燒掉的書刊，現在不是又在柏林流行了嗎？時間真是無情，希特勒燒書的時候，何曾想到？現在他的徒子徒孫們雖然不願，也不敢想到這一點，不幸的是，這一天却遲早必然到來。

一九四七·四·十五日。香港·北望樓。

...人文方北...

輯二第

高原	茅山	洋鐵桶的故事
短曲	山下	(長篇)
(短篇)	(中篇)	柯籃
周而復	東平	

王貴與李香香	荷花	劉巧圓
(長詩)	淀	(說書)
李季	(散文)	韓起祥
	孫犁	

曲短原高

復而周 人作著

復而周 人編主

屋書洋海 所行發

下地號五三一 道堅港香

局書大各 售經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版初月六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0001 — 2000

編主復而周

北方文叢

第一輯

八月的鄉村	(長篇)	蕭軍
滹沱河流域	(長篇)	馬加
黎明的閃礫	(中篇)	劉白羽
李勇大擺地雷陣	(短篇)	邵子南
邊區人物風光	(報告)	丁玲
新的一代	(報告)	荒煤
回憶延安	(散文)	何其芳
吳滿有	(長詩)	艾青
子弟兵	(劇本)	周而復
表現新的羣衆的時代	(論文)	周揚

作家書屋發行

上海中正路六一〇號

切勿撕剪塗寫
愛護公共圖書



857.7

815-6-03



上海书店
¥0.25
— 3 —



HK \$ 2.60

13000